

新大陸

57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Apr. 2000

詩雙月刊

二〇〇〇年四月第五十七期

●北京詩報

目錄

No.57

| | | | | | |
|------------|---------------|----|-------------|-----------------|----|
| 目錄 | 封面裡 | | 任明友 | 今夜無月 | 26 |
| 編輯筆記 | 1 | | 黃奇峰 | 看競選 | 26 |
| | | | 關雲 | 和冬天有約 | 27 |
| | | | 濮青 | 女兒行 | 27 |
| 詩創作 | | | 北京詩輯 | | |
| 秀陶 | 室友 | 2 | 北塔 | 野有死耗 | 12 |
| 張耳 | 草帽旋／恐懼懷孕 | 2 | 西渡 | 從天而降 | 13 |
| 陳銘華 | 傘／台灣大選感言 | 3 | 車前子 | 大眼球／盛夏／枝頭的核桃 | 13 |
| 全非 | 自畫像 | 3 | 樹才 | 死亡的獻詩 | 14 |
| 向明 | 東區有雨 | 4 | 王健 | 一個人的時候／心事 | 14 |
| 伊沙 | 情報準確／某人的某個時刻 | 4 | 殷龍龍 | 前海／西海 | 15 |
| 杜運燮 | 祝賀林庚師九十華誕 | 5 | 劉波 | 惡運／花裏呼哨的監獄 | 15 |
| 洋滔 | 太陽·拉薩／窗外 | 5 | 世中人 | 一天中的一個黃昏／一只鳥…… | 16 |
| 王川 | ?／致 | 6 | 劉強本 | 光禿禿的頭顱……／Total | 16 |
| 劉海燕 | 蒲公英 | 6 | 沈浩波 | 我想看見光 | 17 |
| 尹玲 | 水鄉睡在水裏／翱翔在網路上 | 7 | 賀華 | 楓葉／花兒／鴿子／早晨 | 17 |
| 揚子 | 白楊 | 7 | 李雲楓 | 精神病院 | 18 |
| 方思 | 古高昌人 | 8 | | | |
| 魯鳴 | 忘卻那些日夜等待的紙片 | 8 | 譯詩 | | |
| 秦松 | 雪月斷章／眾山依依 | 9 | 秀陶 | 法·龐奇詩作：土豆 | 28 |
| 遠方 | 美墨邊界斷想 | 10 | 鄭建青 | 20世紀中詩選譯 | 29 |
| 馬蘭 | 所謂李後主 | 10 | | | |
| 嚴力 | 你啊你 | 11 | 評介 | | |
| 呂建春 | 夜的手記／路 | 11 | 佑子 | 中國有人？中國無人！ | |
| 季迪 | 亮處的風景 | 19 | | 綠原譯《里爾克詩選》讀後 | 33 |
| 李元勤 | 野草的故鄉／河在冰塊下流動 | 19 | 張索時 | 尋找詩魂 | 39 |
| 冬夢 | 寫給本治的詩 | 20 | 劉耀中 | 美國詩人羅拔特·羅厄爾 | 41 |
| 朔星 | 輓歌 | 20 | 劉鍾毅 | 從外國名勝的觀光談外文詩的翻譯 | 43 |
| 田原 | 夢死 | 21 | | | |
| 馬非 | 打電話 | 21 | 詩訊 | | |
| 歐陽昱 | 反覆 | 22 | 詩訊 | 封底裏 | |
| 賈羽 | 苦杏的眼淚／蜻蜓的趣味 | 22 | | | |
| 張子清 | 哭母親嚴淑蓮 | 23 | 封面 | 非馬畫作：港口 | |
| 藍亭 | 戰者 | 24 | | | |
| 麗芳 | 祭母 | 24 | | | |
| 心水 | 如雪蒼白的歲月 | 25 | | | |
| 裘征宇 | 走向新世紀 | 25 | | | |



編輯筆記

●由於時間安排及其他種種問題，本期出版比往常遲了一個星期。讀者收到詩刊的時間也稍遲，請大家原諒！

●本刊國際網路網址經由今年三月份起更改為：<http://home.pacbell.net/wtchan>，電子郵箱依然是：tchanw@yahoo.com。請大家留意，並請聯到本刊網址的其他網頁網主得便時予以更改。

●本刊舉辦的《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至本期出版前夕已正式截稿。總計收到各地來稿約三百餘件，將即時展開初選工作，初選完成後進行複選。預計在八月號公佈得獎名單，出版十月號同時另出版詩獎專號。在此，感謝各方詩友的熱烈支持！

●散文詩的定義一直混淆，“散文”和“詩”、“詩”和“極短篇”之間的類似，更增加許多困惑。因此如何界定常令讀者，甚至作者、編者都頭疼。近年來，在《新大陸》有意無意的帶動下，發表在本刊的“散文詩”日益增多，證明喜愛這一創作形式的詩人大有人存在。創作的成長，有時也需要理論的支撐，我們希望能收到多點探討這方面的來稿。

●感謝詩人李雲楓的協助，本期《北京詩輯》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本刊以前曾推出過《北京詩輯》，所收的作者、作品與本輯皆不同。下期推出詩人王川代為組稿的《浙江詩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第55期22頁發表冬夢作品，查共四首，由於其中〈靜，其實也是一種動聽的聲音〉詩題沒有放大，讀者極易誤為三首；另〈胡志明市看雨〉一詩第三行：“有著莫的關係”，“莫”字後漏植“大”字；56期第28頁冬夢作品〈有關門的故事以及詩和鑰匙和真正懂得寫詩的人的種種問題〉最後一句“芝麻開門”應是“芝麻關門”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 秀陶

室 友

兩個人住在一起，從前叫同居，新一點的名詞稱作室友。異性的有，同性的也有，戀的不戀的都有。我也有個室友，同性，幾十年了，我們不戀，但不戀而且近來幾乎連友也談不上了

年輕的那些時候，我同我的室友相處得好極了。我的觸角伸入你的骨頭，你的呼吸走進我的毛孔。一個起意，另一個一定附和；一個為非作歹，另一個一定是從犯或者幫凶。同出同入，形影不離，彷彿邏羅連體人一樣

也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從性相近而習相遠了。現在經常是一個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一個卻終日守著他的幾本破書同幾張沙沙聲的舊唱片；一個仍樂於週旋於長長的頭髮以及笑靨的有無之間，一個卻張大著奇苛的眼，嫌什麼眼睛太眯牙齒太刨；一個想要寫幾行，一個卻拿起威士忌大口大口地灌；一個要睡，一個卻踱來踱去……

房子的情況也不大妙，雖是一直在加建，（已經超過二百廿幾磅了）還是不大夠住。從起居的習慣到吃東西的選擇兩人都漸漸地南轅北轍起來。一個儘想吃點鹹的，一個說“你想死麼？”一個就想聽點那些晚期浪漫主義彷彿老朋友一樣的甜美旋律，一個卻專找那些近代的散文式的連旋律也沒有的玩意聽。我們並不像那些欠缺教養的人那樣，大吵大鬧或者廝打起來，我們不，我們只是憋在肚子裏生悶氣。我們雙方都理解，雖然室友了這麼多年，但從未立什麼契約來約束我們。我們倆都是自由的，隨時可以搬離另一個。沒有任何顧慮

最近我正尋尋覓覓地，一邊尋找一個理想的居處，一邊幻想那種搬離他之後的自由，那種鬆弛、解脫的感覺我想是什麼也比不上的……

■ 張耳

草帽旋

開學第一天，公園一下子恢復了夏天過後的安靜，狗思想地叼一只草帽。熟透的葡萄不時滾進綠草，木莓鮮紅落滿蜜蜂，蜂鳥嗡嗡吻杏黃花蜜瓶。草帽把女人變成一種風情，像葡萄滾落讓狗眼水亮，杏黃落滿不安靜蜂鳥是草帽的情人。公園叼蜜瓶在第一天開學過後，草帽就領著思想，把夏天裝進草帽。紫葡萄在草帽裏曾經綻開紅莓的杏花，不顧草地上蜂鳥和蜜蜂粘作一團熟透，不非得滾落草帽，或讓草帽在太陽下蒼白如木如失戀的黃花女。葡萄水兒思想進而草帽吻得嗡嗡亮。女人綻風情，轉葡萄，摘草帽，把草綠遞給我安靜，“請把熟、甜、思、鬧和愛一下子都潑上學去”。

恐懼懷孕

生一個孩子，避孕保險系數越大越成熟。在沒有神的世界裏我們掙扎著給生活定義。熱帶雨林，假日旅館，洋基棒球場，向外看，拒絕審視自己。在真實地不能夠愛之後，你恐懼懷孕，而不是之前，無刺無角的傢俱，擋風遮陽的童車，籠子裏日日平常不足為懼，但完成這項計劃要憑真本事，憑骨子裏的精髓，血脈裏的DNA，不靠學來的教養掙到的身份，對於自身價值完全依附社會，打分制陶冶出來的你，未免是個太大的冒險。恐懼，對原創力的恐懼。愛使你們大膽，因為愛也是一種天賦。拜菩薩是在愛之後的補救。

1999年寄自紐約

■ 陳銘華

傘

下雨打傘，不下雨也打傘；幹部打傘，百姓打傘。北京有多少張嘴，就有多少把傘。而今天所有的傘好像都來到了前朝，不需落花滿天，不用說月光，就連八月的炎陽、詭異的故宮也全遮蔽了（令人想起冷戰時期的鐵幕）。根據量變引至質變的革命道理，任何事物，譬如人口、歷史等等，數目一多起來，便難免會有“偉大”的感覺。我現時就是在傘陣中東躲西躲的體驗著：哎唷，偉大！哎唷，偉大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北京

台灣大選感言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本來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切過程比預期來得順利、民主；全民直選亦比我們先選出選舉人，再經選舉人選出總統的作法要公平一點；由五百年前是一家，嘴裏嚷著要改革的當選人來領導改革也不算壞事……我的確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甚至彼岸的飛彈對準了南加州，甚至半生積蓄的股票面臨拋售

可是，那些寫詩的朋友怎麼辦？現代詩本就難懂，如今大家若是都寫些乍看似楚辭，再看像金剛經，三看近乎符咒；唸起來有點像日本話又有點像朝鮮話、越南話的東西，我該怎麼辦？讀詩時，除了德

、法等等八國聯軍的大辭典外，還要加上一本《閩南語通譯》（不，《台灣語通譯》）不成？

■ 全非

自畫像

能像二十年前一樣，依然坐在黃昏的微風之中，任夕光暖暖地撫過你的全身，像一只羽翼豐滿的山雀一樣滿懷喜悅。或者漫步在燈火燦爛的夜景裏，讓早已荒蕪的頭腦經過它的成熟期在平靜的生命中醞釀起激情洋溢的波浪，你呼喚著那種令人安慰的氣息，用那顆已愛得刻骨銘心的心。

我就這樣走上了自己的下坡路，在夢一樣的陣痛和歡欣裏，我感到命運就像眼前的一條溪水全然順從了一種本性的必然。

生命如此美妙，一切的善惡如此美妙，一切的虛實真假如此美妙，愛和恨如此美妙，如此的令人不能忘懷，也不忍回顧！

我靜坐在每個季節的園中，只有內心的自己。我將從此是一個遙遠的宇宙……

像行星一樣，你感到你的光輝更多是反射之光，而陰暗才真正屬於你，但你還要讓人們看得見……

我像魚一樣從這頭游到那頭。

我像鐵一樣反射著夜。

讓人交談的話如此地薄。

我堵著命運的門……

每天思想的大海被風吹動，

我嗅著鹹鹹的風。

每天在我擁有的夜晚做夢，

在淚水中放大那些渴求。

1998.11.11日夜

■ 向明

東區有雨

雷聲隱隱警告
東區又將有雨
這是遠古早就設定的程式
就像東邊也有日出

東邊多山
屏障了這個城市
卻也把所有準備來顛覆
來淹沒，來抹黑的雲霧
便在東區先撤下了爛污
留個大好的青天給一直享受的城市

從西區來的巴比娃娃
從南區來的同志妹妹
從北區來的米脂姑娘
都很謹慎的走進東區
常常要是否帶傘而躊躇
自東區出走的漢子也很尷尬
光天化日也必隨帶雨具

住在東區有如住在熱帶雨林
整天濕漉漉黏嗒嗒的像條蛆
蓋頂的氣壓使他必須：
鑽進空調，吸乾潮溼
走上天台，祈求陽光
放逐自己，尋求舒適
否定世界，肯定虛無

2000年3月11日選戰赤熱時

■ 伊沙

情報準確

在14碼頭
正在裝卸一噸鼻涕

——鯨魚的鼻涕

某人的某個時刻

一對母女的出現使他
陷於一場空前的困惑
那是在公共汽車站
等車的時刻
母醜 女美
竊聽她們談話
無疑是對母女
不是親的吧
可如果是親的呢
大概是遺傳
出了什麼差錯

車來了
帶走了這對母女
而他卻忘了上車
點上煙
繼續思索
還是不要打攪他吧
困惑就讓他困惑吧
長這麼大
他還從未如此考慮
有關人類的問題

■ 杜運燮

祝賀林庚師九十華誕

——“五四體九言詩”習作

我愛林夫子一生愛詩
詩名滿天下六十餘年
授業傳古典還作新詩
創新之風啊魅力不減

建“典型詩行”苦苦求索
發現“半逗律”“節奏音組”
晚年完成了完整理論
為新詩發展畫好了藍圖

放歌燕南園淡泊名利
只為找新路一幟獨樹
“無聲的旋律揚起風帆”
更多朋友嗎共奔遠處

注一：林庚先生從1935年起即開始探索新詩格律體諸問題。他採用統計等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終於發現新格律詩必須建立“典型詩行”，而這種詩行的“典型標誌”為“半逗律”（詩行分為相對平衡的上下兩半）和“節奏音組”。他先通過創作實踐發現十一言（六、五）十言（五、五）是最可取的典型詩行，後又發現八言（四、四）九言（五、四）兩種。他說過，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更偏向於五四體九言詩。（可參閱他發表在《文史哲》雜誌1999年第3期上的文章〈從自由詩到九言詩〉）

注二：唱歌是林先生多年的業餘愛好，也是他健身的一種方法。進入耄耋之年以後，仍樂此不疲，堅持放聲高歌。

2000年2月22日

■ 洋滔

太陽·拉薩

太陽像拉薩
浮在藍天

拉薩像太陽
落在高原

烈焰煉金翼陽光撥琴弦
彩霞用百花把古城打扮

日輪流連蔚藍天空
拉薩常年春意綿綿

窗 外

我在你的窗外趕走蟋蟀
不讓噪音攪亂你的腦海

我驅逐那明明滅滅的螢火蟲
不讓它們把柔和的燈光破壞

我趕走嗡嗡亂飛的蒼蠅
使寧靜的空間馨香溢彩

可恨那只不懂事的小狗
把我攆出令人神往的窗外

2000年寄自西藏

■王川

？

沒有人告訴我
鏡的本色
沒有人告訴我
虹的真假
沒有人告訴我
花的意義
沒有人告訴我
月的悲喜

沒有人告訴我
答案的意義
誰在問我
誰在發問

致

還有更好的禮物嗎？
是你 令我謙卑而又狂逸
還有殊高的榮耀嗎？
是你 讓我自由且不放浪

空氣裏還有陽光的微香
哪裏沒有你溫暖的懷抱
夜色中冷風襲人
什麼不是你的愛撫呢？

我對你的愛還很渺小
更愛你的歌聲與微笑
瞧這泥污的小臉
能接受你最親的一吻嗎？
我的祈望不夠明澈
拒望著那期待著的到來

■劉海燕

蒲公英

——紀念兩千年母親節

媽媽，您還記得嗎，小時候我總是對您說“媽媽我愛你，我要永遠和您在一起！”

而您總是說：“寶貝，你沒有見過田野裏的蒲公英嗎？她的孩子們住在一個白色絨球裏。每個孩子都有一個白色降落傘。當微風吹來，每個孩子都會向不同的方向飛去，找到新家。可是不管它們去哪裏，它們永遠都是蒲公英心愛的孩子……”

而我總會跑到田野裏去採白色的蒲公英絨球，用我的小嘴把它們吹散，望著它們各自在風中飛舞……

媽媽，如今您的小女孩已經長大，微風真的把她帶到了別的地方，離您很遠，很遠……

我想告訴您？在我門前的草地上，天天都可以看到蒲公英。還是像小時候那樣，我喜歡把它們吹散，看它們在風中飛舞……耳邊又響起小時候您對我說的話……而我知道，有一天，我的孩子也

那峰頂的木門久為我等待
卻徐行于開滿野百合與杜鵑的小徑
讓寧靜與感激升起如山間的新月

噢 請原諒我的囁語吧
那格言般精緻的贊美或質疑聲中
我只孩童般呀呀地呢喃著
一再重複著 那只有你聽得懂的話語
媽媽

■ 尹玲

水鄉睡在水裏

水鄉睡在水裏
水裏有好多魚兒
水聲是柔柔的搖籃曲
輕輕地哄魚兒入夢

水鄉醒在水裏
水裏有好多小蝦
水聲咚咚敲著小鼓
蹦蹦地讓小蝦跳舞

水鄉飄在水裏
水裏有好多浮萍
水聲低吹著長簫
浮萍開始他鄉的旅行

水鄉美在水裏
水裏有好多睡蓮
水聲輕拉小提琴
睡蓮遂漾入夢幻之鄉

翱翔在網路上

先按開啟
電腦聽話打開
它最大的一扇門
讓我們作最美
最好的一次遠足

我們可以跟它
來一場益智遊戲
找同義字 反義字

■ 楊子

白楊

在蒼鬱的森林裏，
在廣大的平原上，
十來棵白楊樹聚集在一起。
它們有高大、白色的枝幹；
滿載著圓形的葉子，
在微風中搖擺動蕩。
看似成千成百個圓圈
在空中不斷地旋轉。
發出銀鈴般的音樂，
陣陣向周圍擴散。
它們將金色的陽光織成奇妙的花樣，
為淡淡的月華激起銀色的輕浪。
當暴風雨來到的時候，
它們捲動著有如綠色的綢帶。
千萬顆珍珠在葉上瘋狂的舞蹈；
滴滴答答，急促而輕快。
雨過天霽，
圓圓的葉子在沐浴後更綠更亮。
這兒，那兒，
剩餘的珍珠在陽光中閃閃發光。

寄自加拿大

如何帶領小烏龜
從迷宮中順利出來
造一個文法全對
詞彙優美的句子
在幽暗的森林中
救出被困的貓熊

遊興濃時
我們可以遍遊世界
或者
我們伸展長長的雙翼
無拘無束
在各式各樣的網路上

■ 魯鳴

忘卻那些日夜等待的紙片

看見你被無意挫傷了
我沒來得及替你找來醫生
你疼痛，並留下傷疤
這樣也好，我可以和你平起平坐
欣賞你的時候更加自如從容

別以為我是憂鬱的
我正收拾行裝到西藏去
去看看你告訴我的紅河谷
你多變的魔幻手法，讓我著迷
你唯一的錯誤，是把你自己
當作我詩裏的某個人，而那個人
正準備被我帶到喜瑪拉雅山去

也許，我們本來就應該只限於通信
因為你僅僅靠文字而呼吸
而我已摘掉了近視眼鏡，一心想
為活著本身而活著

四月是古怪的日子
我黃色的套衫很顯眼
無論你怎樣誤解我
我仍然忠於你和你的文字
和你一起春風總是讓人快樂無比
我聽到樹上鳥雀啼鳴
就想起你當作家的樣子

在我即將出發的時刻
我想囑咐你，別在我的句子裏對號入座
不存在的東西一旦成為傷害
只能讓你的場景危在旦夕
時事和我的靈感就是那樣盤踞，錯綜複雜
你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忘卻
那些日夜等待的紙片

請相信，我會拍攝許多光彩迷魂的照片
包括高原上蜘蛛的巢穴
你一定會看到，蜘蛛們在有條不紊的網線上
堅守或逃離它們苦心經營的世界
相傳的風俗和寓言互相鑲嵌
在那海拔很高的地方

■ 思方

你怎知他們未曾歸來呢

這些可憐可憫的古高昌人

築平廣之台

設觀月之宴

這四十九萬又一百六十五夜間

誰在每晚守更？且從未打盹

這些高昌人的靈魂都早已過去了

誰還在日日巡夜？

總不是你罷 你這二十世紀末的詩人

今年飲濃郁的普洱茶四杯

過了子夜我猶清醒

聲聲呼喊 促我早息

卻猶憶也許已數度假寐

美衣華裳的駱駝騎者 成群

正在行過 在瀉地的皎月下

短笛吹過 杏酪飲過 燕過 喝過

在這乾爽的大氣內 一日是肅穆的

完整的樓台 延綿的就是門啟的城牆

這就是為什麼今日所見的祇是廢墟

進入廿一世紀恐更近乎夷為平地

啊，今夜令我耿耿不寐的是

這些觀月的誓約者如何面對死亡

而不是對愛月者的等待

那是徒然的！愛者啣，不圯的愛者

夢醒不來，祥和平安

夢醒不來，今夜今夜

古高昌人

■ 秦松

雪月斷章

白也望月思鄉
雪萊望雪問天
月落烏啼 雪上
加霜 茫茫成詩

驚蟄寒蟬銀樹
春天醒在冬眠裏
踏雪破霜 迎風
而至 飄飄入畫

眾山依依

天目山依然飄雪
五台山依然落髮
九華山依然飛花

蜀山依然劍俠
巫山依然雲雨
峨嵋山依然剃度

天山依然茫然
黃山依然水墨
終南山依然無終

泰山依然獨秀
秦嶺依然吾鄉
賀蘭山依然飢渴

茅山依然道觀

珠峰依然天葬

衡山依然陌生

祁連山依然牧寒

廬山依然消暑

燕蕩山依然羽翠

武夷山依然茶道

關山依然萬里

眾山依然依依

大雪山依然長天

長白山依然一色

阿里山依然迷霧

五指山依然揮舞

唐山依然漂流

大別山依然離緒

2000年二月十二日改抄在紐約

附白：

〈雪月〉與〈眾山〉二題長短章，都太像“做詩”，失之於太“巧”，也太露“痕”跡。

前者用了東西兩詩人之通俗詩“典”。其實雪月是不碰頭的，看月不見雪，至多想到“霜”。看雪不見月，只想到“春天”，如果是暴風雪的話，則什麼都不必想了。“茫茫成詩”，“飄飄入畫”，則另有所思所想乎？似乎三句話不離“本行”也。

後者“天目山依然飄雪”，是多年前的殘章，一直未曾完稿。上月俞敬群牧師請此間詩文畫友餐敘，席間“無酒談詩”，也頗興高情熱意濃。在主人俞牧師將其《點燃復興之火》大著相贈時，陳楚年兄突然提到“天目山依然飄雪”殘句（我曾以中國紙墨書贈予他），友朋間頗為欣賞，才想到把其續成，而成為〈眾山依依〉之章。有點為寫詩而寫詩之感，頗為“勉強”。歸後興之所致，斷續完成。現又臨冬雪季節，“天目山依然飄雪”否？天目山在浙江，天堂之山，天人之目，吾以為。

1
沒有鴻門宴
只擺賭局
專門招呼遠來的客
二三四張牌 簡單
一盤定輸贏 痛快
賭你幾世的單相思
賭你一生的劫數
賭你臨場的靈感慧根
只須記著
沒人勉強你
願賭
服輸
牌已洗好
下一位
誰來

2
遠道的香客虔誠
朝思暮想
三跪九叩
直至生死相許
倒是本地的僧眾油滑
不形于色
無動于衷
或許 有後門可走
早已破了玄關
悟了真諦
廟內香煙繚繞
佛號宣天
可有什麼呢
雖在門外
那香油資功德錢
照樣賺得罐滿鉢滿
賺得菩薩也生妒

■ 遠方

美墨邊界斷想

■ 馬蘭

所謂李後主

我剛把李後主推到了風中
我自己站在一米長的疼痛之上
他是死是活從此與我無關
這千年的恩怨，百年的恥辱
在陣亡，被知識份子捧腹大笑

我是位直接的會計師，在秀氣的日子裡
追蹤著一筆過期未還的貨款
如此世紀末的私情自我揭穿
我會去逃荒嗎？我的胃抽動成一段男人們
喜歡的食物。你知道，飢餓的意義
無非是說我們都得死，死得體無完膚
我的心肝，我們的距離實在太近
我看見你的眉毛，被火燒

而我是活在火焰中的女人
大家都燒起來，把男人燒成女人
瘋狂的世界代代相傳
像我們的更年期注定要來，這麼層層遞進
我就在你的身體內梳妝
我的長頭髮一條一條地跌落而下
你的身體是個陷阱，但我舉過一輛汽車
譬如，比如李後主在風中

1999.7

■ 嚴力

你啊你

把你放在我的構思裏面
但要把鞋脫在我的床邊
你幾乎已經離開了我的這種要求
但又回頭看了一眼
卻發現了我的骯髒需要你的打掃

於是你扛著機槍
把圍繞在我身邊的蒼蠅一一擊斃
然後把蘋果像炸彈一樣扔進我的倉庫
讓我在恐懼中享受人生的安逸

你啊你
我真想知道
撞在你槍口上的蜜蜂
怎樣把你的火力變成蜂蜜

你啊你
我還想知道
沒有撞在你懷裏的寵物
以什麼樣的心情
徘徊在你的命運之外

1992.2紐約

■ 呂建春

夜的手記

教堂的十字架
遮住一顆星剛剛升起
我的寂寞是一條小蛇
肉體裏騷動的黑暗
散發蘋果熟透的氣味

教堂的燈熄了
所有的暗影消失
夜色很深很深
鐘擺停止的寂靜裏
落葉持續飄墜

落葉持續飄墜
死者記憶了死者的語言
午夜裏月光昏眩的白

星星隱沒留下的彈孔
像一扇門的鎖孔
夜色空調的眼睛
等待一把鑰匙插入
燭火消散於晨光之中

路

鳥聲清亮的黎明天空
竹馬光著腳
奔跑過田野小徑
趕著一隻金雞飛揚

木屐踢踢踏踏
光輪快走的腳踏車
軋過小鎮石子路
一路跳動的音符輕快跌宕

跑鞋失速的尖聲驚叫
留下柏油路一灘血漬
太陽用力推著機車火紅
流汗穿過擦撞事故的街上

蹣跚躑躅轎車邊走邊停
擁塞在黃昏便秘的街頭
晦澀的城市煙塵滿佈
皮鞋閃閃黑亮

像金雞蛋殼敲開
老花眼白白茫茫
一根拐杖下得車來

■北塔

原名徐偉鋒，1969年生，蘇州吳江人。英語文學學士、比較詩學碩士，曾在北京某大學外語系任教，現供職於中國作家協會現代文學館。

野有死牯

一

遙遠的獵槍粗暴地吼叫，
你四肢癱軟，兩眼發黑，
鮮血湧出傷口，失去了
廣闊的原野、牧童的鞭子
和牧羊女的歌聲，短暫掙扎後，
你仰天一嘯，便啞了歌喉。

二

你曾擁有流星的速度，
漫遊遠近的大小山崗，
經歷四季的雨雪風霜。
褐色的長毛像元帥的披風，
朝陽下、峰頂上，閃閃發光，
扇動起清晨的的炊煙和薄霧。
你曾在煦暖的日午時分，
靠著圈欄，磨擦身上的癢。
當帳篷裏柴煙四起，煙味
沾滿歸鴉的翅膀和太陽的餘輝，
你飽餐一頓後，沉沉入睡。
在帳篷和圈欄之間，牧犬

警覺地躺著，時而輕吠，
時而逡巡。草原平展著，
勻和的呼吸翕動著苜蓿花瓣。

你曾是那浩大隊伍的一員，
為朝香的信徒背負行李，
長途跋涉險山、惡水，
雄赳赳橫跨大路和溝坎。
鼻息稍稍一噴，茂盛的
牧草便偃倒一大片；亢奮時，
你四蹄刨起塵土，遮天蔽日，
踏翻脆弱的灌木和花叢。
你的奔跑使朵海澎湃洶湧，
泥沙俱下，魚蝦惶恐。

九月裏大雪初降，命運
將枯黃的殮衣披上草原。
豐收是他們的，大屠殺
在磨刀石上正日益鋒利。
鐵腥充斥他們的床單、
話語和轉輪。同伴們絡繹
被召回圈欄，一個個被牽去，
死不見屍！嚴冬裏，他們
反穿你們的皮毛，繼續
愛護殘餘的你們。卑鄙的
目的外，他們有的是慈祥的
面容，有的是仁義的言辭。

你躲藏在厚實的乾草堆裏，
徹夜仰望無涯的星空。
在草原的脊樑上，你獨自徘徊，
膺然落淚；在同伴的遺跡裏，
你獨自佇立，良久沉思；

瑪曲橋頭，你呆呆地盯著
倒流的黃河。一葉孤舟
自橫在濁浪和烏雲之間。
無端的惡風沖過來，企圖
扳倒你橋墩似的四肢。

三

群山頭戴白雪的巾冠，
低頭沉浸在悲悼的海底，
小溪淙淙，默默地啜泣，
烏鴉斜披喪服，無力的
翅膀在空中無法打開。
哀音一串串，像流星，像閃
雷，
劃過欲雪的的天宇，迅速地
集結在你的周圍，要帶你飛。

啊，被迫滯留的是你的軀體，
任它在催生的霧水裏腐爛吧，
任它被同伴的硬蹄踐踏，
任它萎化成塵，散化成氣，
逍遙……消逝的不是你的靈魂！

季節的屠刀已傷害不了你，
滾沸的鍋鏟已煎熬不了你，
陽光和肥草幫助不了你，
哨聲和鞭影控制不了你。

你已經起身，已經出征，
像戰艦駛向豐美的彼岸。
以生命去換取一方樂土，
在你倒塌之地，崩裂之處，
會有鮮花香濃，林木蔭繁。

而你奔騰的雄姿已凝固在
拉卜楞寺的牆壁上，我的心

裏。
無論我讀書，還是走路，
無論我祈禱，還是戰鬥，
我都能看到：你的長毛，
在萬軍陣前，在大纛杆頭。

■西渡

1967年生於浙江省浦江縣。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1986年開始發表詩。1989年畢業後就職於中國計劃出版社。編著有詩集《太陽手記》、《戈麥詩選》、《訪問中國詩歌》、《雪景中的柏拉圖》等。

從天而降

一
不是沉默的神，手心
窩著雷電，不是神使
也不是飛鳥
不是一場雨或一場雪
帶著來自天上的消息
也不是任何高於我們的事物
而是我，一個疲憊的旅客
降落在北京機場陰沉的跑道上
從機艙內排出，跨入
塵世刺眼的光明——

二
在候機廳焦急地等待行李
彷彿等待一件從天堂
捎來的禮物，準確地說
是天堂的退貨，蓋著神明拒收的
郵戳
我穿過人群，坐上民航班車
繳納了那使我在兩小時內
升高到鷹之國的昂貴的簽證

一個半小時後，我推開家門
恢復了塵世的身份，一個心事
重重
的丈夫和父親，敬業的小公務員
面對一大堆商業和時事的公文

三

荷馬停止歌唱，眼前
一片黑暗——而我們
為了片刻的復活，不得不
一再死去，從神明閃耀的時刻
回到黑暗的日常生活。荷馬的神
借給他的眼睛，讓他看清了
常人不能看見的事物，他的歌唱
顫慄了一場從天而降的大雨——
而我們不得不拚盡最後的力氣
為了賺取一張把我們送上高空的
機票
我們的歌唱匯入了電鑽、馬達的
轟鳴——

■車前子

1963年生，江蘇蘇州人。作品
見於海內外報刊雜誌。現居北
京，著有詩集《紙梯》。

大眼球

大眼球繞著我們
在我們晚餐的時候，大眼球
繞著我們轉
好了，把我們區分
儘管拿著長短一樣的筷子
儘管坐著出自同個工廠的
椅子

繞著我們轉，大眼球
為了，把它認可的一個人
滿意的帶走

“讓他們去吃飯，
你去死。”

盛夏

眾說紛紜，滿天墨葡萄
甜蜜的季節是致命的季節
星光找星光，它們接頭
對上被人類洩密的暗號
在葡萄的空宅裏，星光的
潮聲，像一條綠纖維
如果關門關得住身後事，那麼
抬頭就是說已承認
這時候並沒有抓住高處
膨脹的穴位。頭髮流淌著
葡萄汁，這盛夏的血
新鮮甜蜜而又匆促致命
滿天的墨葡萄不往下掉
我們踮起腳，看上去要飛

枝頭的核桃

彷彿經過桃園，我見到，
枝頭結著的是一顆、
又一顆核桃：裸露，觸目驚心，
堅強，堅持說自己的話。

——而成為另一只桃，桃，
根據對桃的回憶，雕刻。
厚實的肉、生硬的香水、
與作坊的平谷縣城，粉紅色
晚霞罩進桃實彩繪的玻璃瓶。

像窮人最會把錢藏好，桃核，
回憶的機關、重地，事過境遷的
閑人：木本的根據、杜撰者。

堅持說自己的話，和說謊
差不多，有時候，桃核鯁在
桃的喉嚨，成為另一種
方法，根據對方法的回憶。

■ 樹才

1965年生於浙江。畢業於北京
外國語大學法語系。1990至1994
年在非洲任外交官。1997年出版
詩集《單獨者》，同年11月應邀
參加法國第四屆國際詩歌節。有
詩作入選意大利版《中國當代詩
選》及法國版《中國詩選》。

死亡的獻詩(節選)

1.
同我寧靜的黑暗，相反
整個大海像一朵蓮花
因顫抖不止而閃閃發光
當一陣風吹來

這生命起伏的海面上
唯一的舞者是天空
風，她一刻不停地奪目
墜入曾經之中
她來自天空的嘴唇

那是不可能的想像
在天邊湧動
一直逼近思想者的腳邊
像花瓣一樣破碎

2.
這天空像一個圓
這大海像一個圓
生命圍在虛線裏面

一層層層浪。遠方的遠方

死去的親人也許
已抵達最單純的夢幻
她躺著，轉了一圈

而我，從內心到身體
同時挨近親切的石頭
在茫茫大海的圓桌邊
智慧的人類不便再談論什麼

3.
太陽的光明足夠
讓樹木生長
讓石頭沉默
生長的，要在生長中沉默
沉默的，要在沉默中生長

臨終的手觸到了光
覺悟瞬間，光明是門
我撲向事物的母性
但你過早地
窺見了死亡

日夜向上，但你
停留在半空中

4.
死亡，這必然的風
我們沐浴其中
肉身的蓮花，靈魂的蓮花
春夏秋冬，四位神
調撥著風，彈奏著雨

死亡，這普遍的運動
我們站在最基本的結局
哦語言像生存一樣有限
直接的美憤怒著
走向靈魂的創造

你在大地上的腳印
為什麼越陷越重
你在肩頭上的重量
為什麼越壓越沉

因為從死者那兒
你採摘了未完成的死亡

■ 王健

1957年生於遼寧，1986年開始在
《北京文學》、《中外詩星》、《
追求》、《天地詩歌版》發表作品
。曾獲《北京文學》詩歌三等獎。

一個人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
是池清水

如果沒有風吹來
你可以想你所想的事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或許你把以往的事
明天的設想
都叫到身旁

一切發生的事
一切可能發生的事
都是你的羊群
任感情的鞭子
趕到你的面前
連同你自己
然後把屬於你和別人的
像母親一樣
把他們精心打扮
直至心滿意足
最後你用目光

送他們出門
你眼含著淚水
送他們出門
希望他們能回來共度晚年

於是又剩下你一個人了
一個人的時候
是池清水

心事

這空間
連聲音的爪子
都能使白雲與石頭
滴血
疼痛是摸不著的

峭壁面對太陽
無語
玻璃咬碎牙齒
房門緊閉
寂靜的封條
飄出霧氣

大理石上的三葉草
像森林中跑累的袋鼠

一經失手
日記便丟了
怎麼就不精心呢
睫毛掃不清疑問

收斂思緒的草地
沒漆的桌面
升起原始的氣味
空酒瓶子
喝光了人生
像是提問

無雨時節下起雨
小徑鶴立
世人看不清面孔
還有我

殷龍龍

1962年生於北京，作品見於各報紙雜誌。現居北京鼓樓的某一胡同中，專事創作。

前海

流行在大街上的口頭語
是我的謙虛

前海不在前面
它半路看見我，就圍成一圈

太陽一烤，勺子一攪
只剩下北京躺在那個玩笑裏

詩簡煉，多餘的跑到電視上
那裏應有盡有

親愛的，你嫁給詩人吧
他活不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刻

我們死後要在一起
也要叫那些偽善的，燈籠掛在褲子上

只有跌掉頭顱
才能縮小自己，顯出大家

你決定了的事情，弄彎鐵絲
我的血也會哭

制度腐爛了，人民變質了
我的愛，我只能給你棒槌

總在一句之遙
朋友，我聽不到黑色的號角

西海

沒見過大漠
還不知道落日？它的圓
值得用左手去撈
父親在霧中撒下彌天大謊

我還不想，不想把骨灰裝進煙盒
寧願被你的食指彈中
落於塵土

前世作孽，今生只得了，得了腦癱
人間竟容我活了這麼大
並且歌唱，吟頌
我該感謝誰

我要死了，我要說一些清楚的話
父親，我被你釣上來——
這種愛不是愛
為什麼在母親那裏從來不提

劉波

1964年生，供職於政府的一個政策研究部門。著有詩集《不等式》和《黑星星》。

惡運

我費了這麼大的勁，回過頭來
發現這麼快就爬到了樹頂
除了灰濛濛的刮風的天空
我幾乎什麼也不能看清

樹葉向上，高一陣低一陣地講些
耳

語

樹梢不能再擔負我的體重
現在是知了啜泣的時間
再不像正午那會兒引吭高鳴

一棵樹的高度，讓螞蟻嚮往，讓
人

們心酸

當混亂的季節把它雕塑成形
它不能再矮，就像它不能再高

那麼聽著，聽著吧，那沉寂之中

小小的動靜

像落下一個包袱，咚地一聲
又像大樹拋給大地的一個熱吻

花裏呼哨的監獄

樹上的果子就像我監獄裏的伙伴

一個秋天在大街小巷招搖

它忘了自己甜蜜的使命

也不瞅一眼秘密的黃葉

它鍾情的別人不能忘記

因為太亮了它那金燦燦的臉蛋

我看得清，我記得住陽光明媚的

日子

在一張大臉上刻下蜂窩似的白斑

我在胡同裏鑽來鑽去，後來明白

我迷戀的不過是條鴿子的路線

而一只鴿子知道的比我們要多

小腦袋的鴿子，睜著一雙大圓眼

四周寂靜。為什麼我哆嗦不
停？

我站不直，我累，正好用大號
的

囚衣裹得緊緊

我多想在棺材裏睡上一覺

有幾位與我臥在同一牆角

但最小的是那頭腦裏的空間

剛剛放得下一個奮鬥的概念

可那過慣了的光棍的日子

怎麼會容許別人把它改變

■世中人

1972年生。1989年開始寫詩

。1993年創辦民間刊物《天地
人》詩刊，迄今已出刊30期。

一天中的一個 黃昏

黃昏 我去拜訪紫藤

去它那裏學會沉默

我有劈藤取暖的嫌疑

決非因為一場雪

我試圖

靠近一場木質燃燒的喻意

我想以繪畫的方式 告訴你

這種植物最真實最直觀的形貌

先畫 一雙男女

再脫去他們的衣服

黃昏 我偕妻子去拜訪紫藤

將節令坐至深秋的風中

孕育十個月降生的孩子

我們的兒子 一了

我親手將他送回紫藤豆夾中

一只鳥 一群 鳥和天空

一片樹蔭裏 站著

濃眉大眼的

死亡 我三歲的兒子

一了 在樹蔭的懷中

玩著木槍

哦！戰爭 地球這只是胃消化不良

一只膽囊裏注滿鮮血的筆

如果給它註冊商標

就叫“詩人”

輪子上沾滿恐懼和絕望的

汽車 在喇叭的呻吟中

輪子轉得飛快

一排排整齊碼放的顛骨

進行著命運大合唱

一柄刀的清輝下

躡足而行的貓

有九條命

■劉強本

1972年生於山東。現寓居北京。

光禿禿的頭顱呈

現美麗的弧 線…

我剃光了自己的長髮
我削光了自己的眉毛
我脆薄的頭皮像一塊餅乾
我脆薄的頭皮像被迫出世的嬰孩
它為什麼不是堅硬的堅石
它為什麼不是更堅硬的金鑽
我感到一場雨始終在頭皮上下著
我始終感到一種滲人的涼意
像一灘血水
像一灘血水就要變黑
我看見自己的頭顱變小
我看著自己的頭顱變成兒童玩具
它太輕了太輕了就惡夢一樣掉下來

Total

你震懾我
多麼像一場車禍

懷抱一座休眠火山
你多麼沉靜

你看著我
我就美好

你輕輕地看著我
我就是一塊無用的補丁

就是一塊多餘的糕點
看到生日

你是我的背叛
我卻是你的歧途

一生的痛苦並不久長

一生的愛戀是赤旱千里

■沈浩波

江蘇泰興人。現供職於北京某報社，與人合編同仁文學雜誌《朋友們》。

我想看見光

我站在陰暗的地方
看著她，如蜂鳥般
忙碌的女人，在廚房裏，
在水汽中，我看不清她，
想像不了她，她是
浮游著的，彷彿月色。
他是暗夜的種籽：一枚
捉摸不定的杏，平滑，
光潔。啊，這柔軟著的
夢，在嫵熟的的溫宛中
輕輕浮動。

我看不清她，想像
不了她。她的短裙，
彷彿來自灑滿雨滴的
叢林，它是其中
發光的部份，它簌簌著
垂下，像黑色的葉片
輕輕旋轉，但矜持著，
並不飛揚，也不捲起塵埃。
它緊貼著光滑的白樺樹幹，
像裹著一顆心，靜靜的
靜得像她。

她忙碌著，我看不清她，
空氣阻隔著陰影裏
我的夢想。啊，我多想
看見她，讓她肌膚的色澤

破空而來，灑落我全身。
我多想叫住她，多想說
停下，姑娘，請轉過你
輕盈的身子，讓我看見你：
先是飄飛的頭髮，像霧；
接著是柔荑般的肌膚，像
雲。然後，然後

然後我會說，姑娘，我看見了
光。

■賀華

北京人，11歲時曾有過一次
遷徙。現居北京。

楓 葉

如楓葉般飄落
如楓葉般伸開手掌
如楓葉般掉進山崖

血紅的滿地都是
墜下時感到噁心。

花 兒

陰柔中行走
擺手的鐘

花瓣張合呼吸
地面恍惚
倒伏的人群在眼前灰化成風
如一切花兒開的時候
如一切魚兒游來的時候。

鴿子

捧著一只鴿子在手中 並且聽
面對白紙 我是一個瞎子 就像
面對我的愛
濕漉漉的願望從我心頭升起
拍打著鳥兒的翅膀
我的夜晚結束 黃色的夜晚著色
後結束
就像花兒謝了 笑意徘徊在褪色的
臉上。

早晨

夢境一樣的聲音為了春天和我
爭吵
陽光給人們注入活力
我在我步行的速度追逐著晨光
這看似高雅的名字其實只是源於
早晨空氣中灰暗的一線
在心中尋來一絲睡意 讓它帶我走
擦乾淨 擦乾淨玻璃上的塵土和每一點瑕疵
我知道我是一片葉子 終將沉積成化石被送進
博物館 伴著它骯髒的心情
結婚吧 化作塵土聽著樹葉落在沙子上親吻的
聲音
盲眼的我此刻走過梧桐香氣的寂寞。

■ 李雲楓

河北籍人，主要從事詩及美術創作。作品散見於報刊雜誌，美術作品曾於香港、日本等地展出，1998年獲得日本《北里·王森然研究會》創作獎金。現居北京，專事創作。

精神病院(四)

1
跳
跳
跳到馬路對面去
用手提著褲子 跳
跳
跳到巨大的樹幹下面，與一只蟑螂相會
聽它頒佈一道命令
並且依它的指示坐下，豎起耳朵
等上三個小時，才可以聽到一個聲音從地底下傳上來
洩露一點點，只一點點
地獄中的消息
秘密因為這些而更難以理解

2
這些難以理解
走在馬路對面的人
會突然頭朝下站起來
變幻出幾百種鬼臉
褲子脫落，使另一種鬼臉出現
在陽光下面，只有一種性別的便沒有了性別
女人，只是午夜的一場惡夢
馬路對面的人仍然走過去
從不回頭，馬路對面的人不知道我頭朝下望著他們

3
沒有人知道，馬路這邊才永遠不會天亮
才永遠不會出現生殖
男人與女人生於同一個身體便會毀滅他們
畸形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
生殖永遠不會出現
在早晨，女人會掛滿樹枝
一直到生長成熟，一直到男人走近

■ 季迪

亮處的風景

大家庭裏的人叫他雪
回憶中成熟的孩子
看雲、望水
在風裏斜著身子
在暖和的地方修改舊作
持續的寫作改變他的性格
和本地人的愛，像一條河
拐彎的樣子。他的臉
充滿靈性時更瘦
雙眼凝視像兩只鹿
往高處跑。傾聽的人在草地上
比一陣鳥啼更安靜
比遠處的山峰更暗

叫雪，轉身時
最新的創作含蓄黑暗
人群分佈在紙上
是一首詩塗抹修改的部份
那些黑斑，使教授歷史的人
活的不幸福；國家在哀嘆自己的
繪圖員筆下消失。公馬群輕鬆
移動。左邊的山谷在單獨的觀景者
記憶中一截一截消失

初次見面的人叫他雪
憂鬱是被閑置的馬廊的型狀
最小的母馬帶著古典的美
在隱居者壘起的一串草垛間
山貓在林子邊緣出現時
徒步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向高處走，想到路分岔時

■ 李元勤

野草的故鄉

我懷疑
野草是岩石深處的血液
沿著大地堅硬的縫隙涌出
與候鳥一起跟隨季節遷移
想佔領每一寸的土地

我懷疑
是它和雨水侵入我的肺部
從我的牙根深處向外生長
塞住我的喉嚨
讓我沉默，讓我窒息

野草沒有故鄉
但我懷疑
有個地方
正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送野草

河在冰塊下流動

河在冰塊下流動
河在地底下流動

脆弱的土地像一張指甲
被輕輕地掀開

河水
正在從我的血管中流走

2000年寄自成都

■ 冬夢

寫給本治的詩

——悵惘而記三週年忌辰

一、你會懂得分辨爸爸媽媽的淚嗎？

串串苦澀的思念
是爸爸媽媽當年悲愴的淚泊
縱然此刻乾了
仍在爸爸媽媽眼中積存著

你的年紀畢竟太小
怎會懂得分辨
那一滴淚是爸爸？
那一滴淚是媽媽？

二、你在爸爸懷中永遠睡著了

你在爸爸懷中是否睡著了
細數已三年
三年，怎麼仍然未能癒合
爸爸媽媽當年
傷口
那陣洶湧而來的
痛

你在爸爸懷中真的永遠睡著了
細聽亦三年
三年，那支童歌的旋律
而今聽來
是否依然可以让你
易於悅耳
入夢

三、怎麼我房間的窗子只看到月亮？

爺爺嬭嬭
看看爸爸媽媽多粗心

■ 翔星

一
為了街道清潔
垃圾
運到了情人約會的山上

輓歌

這長著野草莓的
響過孩子朗朗書聲的天然公園
山風過後
松林披掛白色的孝衣
哀悼新鮮的空氣被污濁槍殺！

二
下雨的時候
讓車輪下的泥水濺你個花臉吧！
怪你小子先顧低頭走道
不見我的車多麼威風耀眼

這是最初的侵略意識嗎？
導致戰爭的那種惡性？
某日 從樓上窗口飛下一只爛蘋果
砸向我的腦袋

1993.5.20—2000.2.14

從未問我
憩睡的小房間
是否有一個方方的窗子

小小的房間
爺爺嬭嬭替我佈置得蠻燦亮
方方的窗子
可以盛載可以收集
每晚不同的月光

孩子乖乖可別帶著太多的疑惑
嘟著嘴兒埋怨
小小的房間方方的窗子
怎麼只可以看到泛黃的月亮

■田原

夢 死

我夢見自己的死亡

那死亡是白色的

白色的眼淚如雨為我流淌

白色的花朵像雲為我飄落

我死在正午

正午是白色的

白色的風因我的死而凝固在一起

白色的浪聲是另外一種哭泣

還有白色的陽光冰冷冷的

在大地上哆嗦

我躺在白色的棺材裏

與世隔絕

被套有三匹棗紅馬的馬車拉著

在陌生的路上

馬拉著哭聲

四蹄掀起一路滾滾飛揚的白塵

馬都跑累了

泥土還在掘墓人的鐵鍬上濺

我呼吸著棺材裏所剩不多的氧氣

瀕臨另一種不同顏色的死亡

哭聲來自果實熟透炸裂的核

來自樹杈間那一窩窩空空的鴉巢

馬車像在大江上顛簸的烏篷船

我在木香裏檢點著自己留下的詩篇

為曾詛咒過烏鴉黑色的歌唱而懺悔

■馬非

打 電 話

聽筒裏傳來的大蒜味

一浪高過一浪

令我窒息

令我擔心

鼻子出了問題

末了千里之外的你

笑著告訴我

口嚼大蒜

如泡泡糖

是你的嗜好

我說嚇了我一跳

下次打電話

請先清理口腔

1999年寄自青海

向地表上的萬物謝罪

我安睡在一方土地裏

在我的肉體、骨骼和靈魂裏

蠕動著將我吞噬得精光

然後在我白淨的骷髏上

死去的蛆們是白色的

詩、思想、記憶和我的一切

注定要化為泥土和肥料

那泥土和肥料有一天也將變為白色

或者，被風化為風

在天空下呼嘯

我夢見自己的死亡

是白色的

地獄之門是白色的

1999.8.5日寫於日本

■ 歐陽昱

反 覆

不要以為一場春雨
會催開天下的花朵
或幾只杜鵑的啼叫
引來火紅的夏季

風暴還會猝然擊在
春天深深的心窩
藍天可能變成一張巨網
把所有的鳥禽捕捉

雖然你堅信冬天已經來到
春天不會很遠
但落葉和朽木更加堅信
它們終將作青春的歸宿

都在努力作超光速運動
以為這就是進步
但你知不知道超光速的結果
使你回到原始的墳墓？

把巨石滾到山頂
讓它再從山頂滾下
人類作著這悲哀的遊戲
反覆那有始終？

也強似清靜無為
在寺廟中靜坐不動
堅信吧只要你不是靜坐不動
就不怕它反覆無終！

寄自墨爾本

■ 賈羽

苦杏的眼淚

苦杏的眼淚，其實
是一口滲了許多蜜的微笑
你張開嘴，卻不知
為什麼去咬

藏在你心裏的蟲兒
就這樣被沾進了淚光
然後，你睡到嗡嗡聲裏
這時你的嗓音便真的有了
苦苦的杏仁味

蜻蜓的趣味

穩穩地豎在一杆檜上
這是你的方式
你的眼睛在轉動
是聽清風飄過時揚起的
腳步聲。蜻蜓的薄鱗
像翅膀一樣的薄鱗
在勾住每種經過身邊的衣角時
也勾住沾在衣角上的油污
然後讓自己的手或者嘴
拐一個喜歡的彎兒
這時，你的身下就濺起了
一星浣紗的水花

寄自寧夏銀川

■張子清

哭母親嚴淑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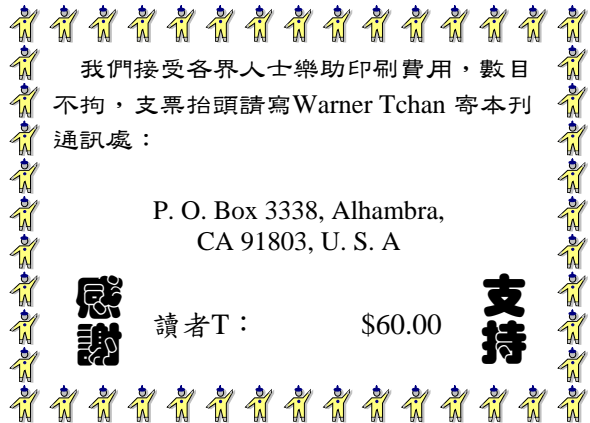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50年前，你抱著呱呱墜地後赤身的我
滿心喜悅地喂我一口口乳汁，媽媽：
50年後，我抱著你依然溫暖的骨灰盒，
一腔辛酸地從殯儀館檢回了一塊塊白骨。
車子一路顛簸，如同母子顛簸的一生。
吹手的噴吶依依嗚嗚，不時夾雜聲聲爆竹，
想給母親寂寞的一生最後增添幾分熱鬧。
飄來的白雪落在我灼傷的心靈上，
發出陣陣揪心的嘶嘶聲響。
七年前你哀悼你93歲的老母逝去時已欲哭無淚，
而今輪到我為你送終時卻熱淚滂沱，
但比起奔騰的江浪海濤算得了什麼？
我想縱聲大哭，但茫茫宇宙
早已吞噬了人類痛苦的呼號，
何況我這微弱的哀嚎？

媽媽，你出身貧寒，幼年喪父，
注定了你生前目不識丁，是憾事也是幸事，
免去了你耽心死後所謂的不朽聲名，
省去了你死時多餘的苦惱和妄念。
你時刻牽腸掛肚的是我，一個遠在異鄉的游子。
鄰居說你死前天天數趟到車站附近駐足盼兒回家
過一個團圓年，

到郵局等待報兒歸來的平安信……

為了工作，媽媽，我耽誤了回程，
致使你等不及見我竟撒手西去，
致使我沒趕上與你話別而抱恨終身。

好了，40年前我祖母父親和弟弟兩年內相繼
離去而長久烙印在你內心萬丈深谷般的
傷痕從此消失了；



好了，你再不用抱病操心兒子和孫女的衣食住行，
也不用再怕他們夏天中暑冬天受寒了；
好了，我從此又失去同世界維繫的眾根繩索的一根了。

往日裏我最反對你焚紙燒香而污染空氣，
如今我卻默默燒化你未燒完的紙和香。
那冉冉上升的青煙是你平和的呼吸，
那微弱的香火使我感受到你的體溫，
恍如我幼時緊偎你吮奶時所感到的溫暖。
哦，浩蕩的時光在我身旁倒流，倒流，
匯合了你一身的淒苦我一身的坎坷……

莊嚴的現代哀樂，僧尼抑揚頓挫的吟唱
打斷了我的滾滾哀思，也拂去了你塵世的縷縷掛牽。
常人原本是在自己的哭聲中始，在親朋的淚水中終。
常人的生死不過是一個小家庭生物鏈的增損，
一個微不足道的宇宙插曲，
而生死之隔不過是一段時間，如同漫長的歷史一眨眼。

媽媽，凝視供桌上你的骨灰盒，
你的愛子成了你焚燒鍋旁的一方青磚。
哦，媽媽，我們沒分開呀，仍同在地球的一隅，
同看燦爛的星光，同沐日月的光華。
我將年年清明到你墳前祭掃，你也會時時走入
我夢中同兒絮談。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 藍 亭

戰 者

我摘下疲憊的頭盔

明天又要面對一場惡戰

夜空總是如此寧靜，空洞的

連星座也擺不正位置

原來以為，征戰這麼多的歲月

早就無視宇宙昆侖，什麼也不能改變

江山依舊是千年萬年的江山

改朝換代，也還是躲不了這場災難

沒有你的影蹤，我還能如何

仰天長嘆；苦難也總從傳聞中失色

相逢在淋瀝的血腥，刀光的親切

揮手之間，漫天昏暗，只有懦弱的嘶喊

縱然他們的背叛，我還是一樣的前進

前進，殺戮是我的血液，絕境的山崖

也擋不住我神騎的一躍，聽那——

耳畔的狂風還在撕扯我的長鬚

哈，哈，哈，我笑蒼天，

我笑蒼天，你又怎奈我何？

什麼死亡的宿命，

什麼承諾的謊言，

什麼存在的遊戲，

什麼孤獨的困惑，

除去這些可憐的技倆

你還有如何的神秘，怎樣的神獍

你就只管過來吧：

■ 麗 芳

祭 母

別在我墓邊悲傷和哭泣

我不在這裏，別往下望

我在那飄忽的風中

我在那像鑽石的白雪裏

我是那原野上的陽光

我是那柔和的春雨

當你早晨醒來時

我是那快樂的雲朵

鳥兒在遙遠的天空飛翔

我是那閃爍的星星

別在墓邊悲傷和哭泣

我不在這裏，但我仍在人間

奪去我的頭顱，

奪回我的生命，

奪取我的戰騎，

奪走我的兵器，

可為何你還是畏懼，畏懼

我那奪不去的靈魂——

那我會一直

舉過頭頂

舉過山顛

舉過黑夜

舉過星際

這是

■ 心水

如雪蒼白的歲月

四分之一世紀

蒼白如雪，夜夜夢魘
有血的洗禮，子彈劃亮
眾星璀璨的眼睛

士兵們的軍靴踩遍南方
農田，用失眠的軀體
抗拒紅潮，主義是那班
野心家們的集體謊言

九千一百多個日子徬徨
獨立的旗幟飄揚下
無能的黨爬滿蛀蝕人民的毒蟲
浮沉怒海，爭取自由的代價

二十五年企盼，歷史嘲笑
麥納瑪拉估計錯誤的戰爭
他染滿鮮血的手，塗寫懺悔錄
百萬冤魂夜空飄盪，泣聲切切

沒有什麼比自由獨立更可貴？
胡志明的夢囈呢喃，和他冰冷
屍體一起埋葬著那個
荒謬的年代，冷笑幽幽迴響

二千年二月十九日盛夏墨爾本

背著沉重的債囊
我們走向又一個生命的冬季
聽落葉的絕望飄落枯萎的嘆息
看寒風的手指窒息流水的空氣
當夕陽的面頰

滑過桅杆無奈孤立的手臂
甲板殘破的肌膚
鋪滿晚霞滴血的美麗
那深秋的別離
穿透黃昏久久的沉默
蠕動在喉管的依戀

徘徊在語言的邊際
目光的絲巾揮不去背影的塵埃
如夢的憂鬱佇立在心靈的站台

背著沉重的債囊
我們走向又一個生命的冬季
聽古寺的鐘聲敲響遙遠的召喚
看情感的港灣流放命運的航船
當山峰的碑石

兀然聳立昨天死亡的歷史
漂泊黑暗的風帆
橫渡波濤迭蕩的晨曦
那高傲的頭顱

揚起宮殿神聖的自信
驚醒在荒原的慾望
狂飆在大漠的鐵騎
征服的刀刃會劈開冰封的城堡
逃亡的奴僕跪拜著信仰的龍袍

點燃沉重的債囊
我們祭奠又一個生命的冬季
讓叛逆者的血
洗淨英雄們戰靴的征塵吧
讓烽火臺的硝煙

■任明友

今夜無月

今夜無月

誰執我手坐在可怕黑夜之中
緊閉的雙眼將思想放逐
仔細聆聽，相同的呻吟
來自遠處堂皇或殘缺的樓房
樓房裏一張玷污思想的床上
無數對剝光了皮的人在糾纏

今夜無月

誰執我手坐在可怕黑暗之中
孤獨者永遠孤獨清高者猶自清高
黑暗中有人在無畏坦言：
誰說愛情能拯救人類應當送入瘋人院
竟有人不知金錢和美女的魅力！

遠處燈火通明的“部長辦公室”
一只渾圓的肉球放置沙發胸部
死人般沉思：

我如何才能將權錢更好地發揮？
怎樣才能使女人主動褪去衣裳？
而此刻，一個失了業的優秀歌手
正流浪在遙遠的情感沙漠
餓著精神唱著淒涼的歌
彳亍在可怕的黑暗之中

今夜無月

誰執我手坐在可怕黑暗之中
我知道幸福與遺憾原是一體的兩面
也發現富貴和貧窮原是同等悲涼
天帝派遣我們時就曾暗示

■黃奇峰

看競選

她剝他的上衣
看看背後有否
黑金的刺青

他揭她的裙子
看看底下有否
不可告人的瘡疤

他掀她的底庫
查察她的私處
是否私了阿公的金庫

她也翻他的情史
查查是否有過
致命的婚外情

把鍋蓋拿開
加油添柴
讓他們沸騰吧

這班用歪了腦的禿漢
早已把傘打上了

誰都無法長駐人間

穿過時間的長河我們會看見
一盞枯竭的油燈
在搖曳中漸近熄滅
前生榮辱富貧皆成往昔
親人的哭泣是為你唱起的催眠曲
或者是易水邊為你送行的慷慨歌聲

今夜無月

誰執我手坐在可怕黑暗之中

■ 關雲

和冬天有約

一

猶記近年來的春節 長住
國外的子女
一一打電話拜年

三層樓的別墅寬敞明亮
我們的日子在寂寞和清淡中
溢滿希望 平時
倆老面對著電視、床、牆壁
這便是我們清冷的家了

二

當歲月的手
自沉思的額角滑過
耳際依稀響起
子女小時候的俏皮話
“紅包拿來……”

三

牆上歲末的日曆 意味著
新的農曆年又將來臨
咳 咳
任何沉鬱的心境
——我們不說“盼”的字眼
不說我們在家想念子女們
不說……

四

聽不到人世的喧囂
再也不用愁煩和牽掛子女
眼前縱使守歲和圍爐
慢慢地我們學會著相依和扶持

五

——詩永不會冬眠

■ 濮青

女兒行

(女英雄——第七個女的兒子)

蒼翠的森林
早已炭化 成石林
在石株岩筍的迷陣中
她找不到紅燈籠

一場場的豪雨
在她生前
打濕了
女性的尊嚴

她在父系的
碑林間奔跑
要找回照路的
紅太陽

空谷裏敲心鼓
急湍中撐筏揮槳
蛻化為瀑布上
飛舞的鳳凰 翱翔

第七個女兒
第七個女的兒子
永不挫敗的
女英雄

2/14/2000

土豆*

法·龐奇作
秀陶譯

替質優而煮熟了的土豆削皮有種奇特的樂趣。在大姆指的厚肉及其他幾指所握的刀身之間，你按住——切口之後——一片易碎的糙紙樣的唇皮，扯向胸前，自那開胃的塊根撕開。

這一簡單的程序，如果動作乾淨利落，可以帶來不可言喻的滿足。撕開那層薄膜所發出的微弱的聲音，好聽。而漸顯的可食的部份也是一種悅人的發現。

直到你把它弄得全然赤裸；變形了，奇怪的是，它仍是土豆——跟那個輕易而舉的削皮程序一樣——你感到成就了某項精確的，預期了很久的，天生就想作的，總之作完之後就理所當然地有一種功德完滿的成就感。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不想多嚙嚙了，就怕遭到易於自滿的嘲諷。利用幾句輕易的語言，根據它的輪廓，替我的主角脫除衣衫。它乃光潔耀眼，業已竣工，供人消受。

弄熟土豆得在沸水中煮廿分鐘，真怪。（正當我這麼寫的時候，土豆正煮著，這是凌晨一點，就在我面前的爐子上）。

有人告訴我，水不能多，只可以剛剛夠，且得加點鹽。雖非定必如此，但以此為宜。

翻滾的水中升起某種騷動，頗不平靜，極為擾人，水漸消耗於蒸汽，一直翻泡，卜滋，卜滋地響在熊熊的炭火上。

我的土豆浸於水中搖擺著，播動著，泡著煎熬，直到熟透。

水的怒沸看來幾乎與它們無關，然而它們挨受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水的效果，也無能逃離，乃至深刻地轉變了（我是指那深深的罅裂……）

最後它被遺下等死。破損不堪。就算還保持原形（也非經常如此）它們已是柔軟無力了。所有的酸性消失了，它們，現在是可口的。

皮當然也經歷了急劇的變化，現在一無用處得倒入垃圾……留下的那美味的小陀陀——不僅養你的命，且使你日漸哲學起來。

*土豆，法名La pomme de terre可直譯為“土地的蘋果”。美國人叫作Potato。我國的學名是“馬鈴薯”，我也不知道是誰叫得這麼文皺皺的。廣大的民間就稱之為“土豆”，與法國名字異曲同工。也證明了豆子有時同蘋果一樣大！在台灣被稱作“洋薯”，好像是外國來的一樣，而且台灣的“土豆”另有所指，即“花生”是也。唉，這更不知要怎麼攪才好，十一億人吃“土豆”，兩千多萬人吃“花生”，唉唉唉，且按下不表。

龐奇(Francis Ponge, 1899-1987)法國散文詩人。

20世紀中詩選譯(二)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OETRY

◎鄭建青 譯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Ji Xian 紀弦

DARWIN AND JI XIAN 達爾文與紀弦

Darwin, that evolutionist,
Changed from an ape.
Ji Xian did not;
He was created by God.

You know why?
Ji Xian is a poet,
But Darwin was not.

All poets are created by God.
Writers of other genres and artists,
As long as they have a poetic temperament,
Are of the same species
Though they may never write a poem.

RELATIVITY 相對論

Ma'am, why are you
Holding an umbrella?
There's neither rain
Nor sun. But
Your umbrella
(Maybe made in Hangzhou)
Is beautiful,
And its stylish pattern
Is enjoyable.

Thank you, sir.
But did you see?
That lamp is on
In daylight.

YOUR NAME 你的名字

In this world, in the gentlest voice, over and over
I call your name night after night.

Write your name,
Paint your name,
Dream your name shining

Like a sun, a star,
A lamp, a diamond,
Colorful fireworks, lightning,
And burning of a virgin forest.

Carve your name!
Carve your name on a tree,
On an evergreen tree.
When the tree grows into a towering old one
Your name grows too.
Ah, great, great!

Growing and shining
Is your name
I call gently over and over and over.

●Fei Ma 非馬

CAGED BIRD 籠鳥

Good-hearted
They
Put the bird
In the cage
So its singing
For freedom
Will be
Melodious
And
Heartbreaking

ONCE I WANTED A BIRD TO SING 有一次我要一隻鳥唱歌

The bird said I can't sing
I don't want to sing
It's not spring

I pinched its neck
Saying Sing, sing
If you don't sing
Why be a bird

It tried hard
But still couldn't sing

Now I realize
The bird was not wrong
It was not a poet
How could it keep singing
All year long

Back then I only tried
To make it sing

Never thought
Spring would quiver
To its last breath
In my fingers

BIRDCAGE 鳥籠

1
Uncage the
Bird
Let it
Fly

Away

& return
Freedom
To the
Sky

2
Uncage the
Bird
Let it fly
Out
& in
Freely

So the cage
Becomes the
Sky

THE MOUNTAIN 山

Lying still there
For me
To climb

Is my father's back
Looming
From my boyhood

●Sunny Chow 周正光

CEMETERY 墓園

However different they once were--
Native or immigrant,
Clever or foolish,
Penniless or powerful,
Their endings are the same
After decades of living:
A name,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Stone angels
And unwithered plastic flowers won't help.
They are gone with wind
Forever and ever.

As for life history,
It's unnecessary.

THE PEAR BLOSSOMS IN THE RAIN

雨中望梨花

Standing out
In the cold, cold rain
Is a treeful of
White,
Aloof and
Chinese,
Meeting my gaze
In this gloomy world

●Ray Y. W. Lau 劉荒田

VARIATION ON THE SEA LINE

海平線變奏

1
On one end sits the sun
On the other the moon

A seesaw
For waves to slide up and down
Unendingly

2
A sharp blade
Slices the sunset
Into bits of radiance
And sanguine poetic lines

3
Flying far and far, wild geese,
Along with my autumn thought,
Merge into the sea line--
A string that stretches taut

4
Autumn night
A few stars on their perches
Like sparrows on a power line

On the beach
A hobo builds a fire

And a shooting star
Wailing

The moon looks on
Cold-eyed

5
A pale blue morning
A big boat walks the wire
Gracefully

6
Fog rising on the sea
A Dutch windmill creaking
On the shore
Spinning the tourists' eyesight

Seagulls fly out of
And into fog
What are they delivering?

When the foghorn stops blowing
A line appears in the distance
As if spun by the windmill

7
You and I
Walk in opposite ways
On a one-plank bridge
As we edge past
Our reflections ripple in surprise
(My goodness!)

Then you reach
The other shore of your dream
And I the homeland in my heart

THE RECEDING FIGURE 背影

My home is in the far east
At sunset I turn and go west
As I walk on
My shadow recedes--
Homesick

THE FASTING ROOM 齋堂

Soundless
My sense of taste and stomach
Are fasting stoically

When grains and vegetables grow
They are also soundless

ONE MORNING IN THE
GOLDEN GATE PARK
清晨，在金門公園

1
A squirrel
Leapt nimbly on the ground
Grabbed a fruit core
And skipped back to the tree

Just then, my badminton
Bounced by the squirrel
It didn't want to bother

2
Under the tree
A hobo sleeping overnight
Covered with dew
Was reading excitedly aloud
Maybe a poem

In the States people
Who read poetry this way
Are always uninhibited

3
The badminton now flew to the tree
And landed among the leaves

Over and over
I flung a branch at it
But missed
And the branch dropped back
By the hobo's side

He burst out laughing
Like a whistling wind
That blew the badminton off
To the ground

●Chen Minghua 陳銘華

A PAROLEE 假釋犯

He doesn't want to be homeless
And filch like a rat again;
He wants to kill in a notable way
Because he needs jail: three meals a day there,
TV, warm bath and so forth.

RACE WITH TIME 和時間賽跑

Who will be the final winner?
Think both the car and the man.
If unable to overtake the setting sun
They may still catch up
With a sea of fire
For rebirth.

●Liu Yanling 劉延陵

THE SEAMAN 水手

The moon in the sky,
The ship on the sea,
He hides in the dark behind the steer
With his face in his hands.

He fears that the sight of blinking stars
And surging waves
Will make him miss home beyond the sea,
But he thinks of her
Who puts up the bamboo clothes poles
To dry her black cloth robe
By a well where a pomegranate
Is in bright blossom.

●Long Bide 龍彼德

BLACK BIRDS & WHITE BIRDS 黑鳥與白鳥

Flying through black night toward a black river
Are white birds
From one end of the world
Where day is breaking.

Flapping into daytime toward a white river
Are black birds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world
Where night is still falling.

Black is a contrast for white
And white develops on black,
The two interlocking forms
Have a projection for demarcation
Like abstract paintings
Or misty poems.

Black and white fly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owards their desired results:
Bird eggs hatch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nutshells crack when ripe,
All soundless.

SHADOW 影

The shadow reaches the horizon,
A wandering golden shepherd
That herds the cloudlike sheep.
When I stand on the mountaintop,
The shining light casts my shadow
On the floating clouds
Like the projection on a screen.

The shadow looks big
Under strong light,
But disappears
When clouds float away.
Are clouds the visitors from hell
Or the monsters at a dinner party?
They can decide the fate of a giant
By either increasing his price
Or erasing his image.
To them, creating a giant is as easy as
Destroying one.

●Wang Jiabin 王家新

FISH 魚

A fish brings me a stream
From the painter's brush--

From the deep silence
Through the Dragon Gate
And dark green lotus leaves
This fish swims
Toward me

It ripples near
And unexpectedly
Its stare leads the withered me
Slowly into the stream

●Wang Ning 王寧

CHILDHOOD 童年

I often
Run barefoot to my childhood,
A merry friend who
Opens his arms to greet me.
The slab bridge of Heshu
Arches steadily over a meandering brook.
When I walk, run or skip on it
He silently watches me
As if I were his child.
On the chimney of a red-brick house
Grows a straight tree,
And wind carries its twigs far away
Like spreading a poem of dusk.

中國有人？中國無人！

◎佑子

——綠原譯《里爾克詩選》讀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詩人陳銘華家過節。承詩人達文贈綠原譯《里爾克詩選》一部作為耶誕禮物。兩三年前便聽到有這樣一本書出版，但一直無緣見到。現在，這樣厚厚的一本，六百多頁，翻翻目錄，里氏的主要作品似乎都齊了。一時真是喜出望外。然而，就是因為這一本書，自耶誕到元旦後的三四、天，我一直讀譯文，查原文，參攷其他的中譯、英譯。十天以來讀得既辛苦又傷心，而且有時還氣憤。讀詩原是為了享受，我這十天來真是自找苦吃。

佑子對綠原先生還不算全然陌生。一、高中時偷讀禁書便讀過他的“小時候我不認得字，媽媽就是圖書館……”那樣的好詩。二、九七年時，佑子多事，同台灣一名大名鼎鼎的詩人就一首里爾克——其實只是中譯內的一個字發生爭執。誰知這位大詩人一無認錯的雅量，反反覆覆地沒完沒了，令佑子覺得又後悔又厭煩。最後將該詩之原文、一有名的英譯、方思先生的中譯以及佑子自己的直譯，全部列了出來，登在《台灣詩學季刊》第十九期上，希望此事就此了結。然而緊接著的《台灣詩學季刊》第廿期上便出現了綠原先生的〈關於里爾克的幾點意見〉大文。該文是以書信體寫給名詩人尹玲及白靈二位的，既經發表，佑子讀來真的是五味雜陳，難以言喻。

佑子不才，與人相爭，驚動了德文權威出來大喝一聲：“小子們，你們都不懂，是這樣的……”這是第一味。

綠原先生不理原文**Stunden Buch**，斷然轉意為“定時祈禱文”免除了“時間”“時辰”之爭，確是高明。這是第二味。

三、綠原先生將一個簡單的名詞**Die Stunde**轉意為禱課、禱事，已經不妥。又將另一個簡單的“反身動詞”**Neigt sich**轉意（他真會轉！）為另一個與它無關的片語。結果將原詩的第一、二兩句譯成：

禱事將盡，並動我以
清亮金屬敲擊聲的時候，
這樣長的一個副詞子句，而且把子句的主詞攪得不見了，……並動我……云云，誰動呢？佑子眼

睜睜地看綠原先生賣弄錯誤的文字，心中又加了一味。

四、考之中外翻譯此詩之名家，如留歐多年的程抱一先生；居美的方思先生；里爾克尚在生時即指導過其英譯的**J. B. Leishman**；佑子文章曾提及的**Babette Deutsh**；另一全書英譯的**A. L. Peck**；以及一九九六年才出版的新譯者**Anita Barrows**同**Jeanns Macy**等人全部譯作大意为“時辰彎身並碰觸我”，無一例外。當然翻譯不同於選舉，未可以票多為勝。佑子心中一直存疑，“綠原先生的德文比這些人都強”？一直要到佑子讀了他譯的《里爾克詩選》之後。

五、綠原先生又云**Neigt Sich**是個不及物動詞（反身動詞當然是不及物的）與後文的**mich**無關。便以超然而橫蠻的態度說：“故無論‘我俯向時間’或‘時辰俯向我’，均非作者原意。”這便等於是分彼此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綠原先生沒有看清楚，**mich**是**Rührt**的受詞，時辰仍然是自己彎身的，怎能說是非作者原意？

六、詩中提及的畫事，清清楚楚地說是萬物中微小的，並未說即是神像，所以各家之譯作皆言畫好之後即珍藏之寶愛之。綠原先生卻武斷地說是神像，應該高舉起來（彷彿那些年大家高舉小紅書麼？）佑子當時的心情豈止五味？

九八年底我把讀綠原先生該文後所想的這幾點提出來同老友商禽談論，並詢問要不要為文詰問。老友不置可否，但說：你有功夫去寫這些文章還不如多譯點詩寫點詩更有價值。所以幾年來我便噤噤然，直到讀了綠原先生譯的《里爾克詩選》之後。

本書自前言始，至年表完共六百廿頁，除里氏之四百多首法文作品未收之外，依里爾克主要德文作品出版次序一路排印下去，即：

前言

- 1 早期詩作
- 2 圖像集
- 3 定時祈禱文
- 4 馬利亞生平
- 5 輓歌

- 6 新詩集
- 7 新詩集續編
- 8 杜伊諾哀歌
- 9 致俄爾甫斯十四行
- 10 未編稿及殘稿
年表

前言及年表自係綠原先生手筆，里氏作品中除8，9兩種為全譯而外，其他各類全係選譯。佑子的讀後感也將按此次序一一道來：

前言

前言簡介了眾人皆知的一些里氏的生平，無甚特別。倒是在第五頁中述說到對里氏的歷史評價，綠原先生所指當然僅限於共產世界對里氏之評價，眾人皆知，共產世界並無一定的藝術評價，其對一藝術家或一藝術作品之評價，端視該人或該作品能加以何樣的利用而已。里氏在共產世界聲譽之升沉毫不足奇。然而在自由世界，里氏之聲譽卻是一直日高一日的，研究他的專書不時地有新出版者，同樣的作品不同的解釋、翻譯也仍有出版。思及綠原先生身處一封閉的世界，告知他這些或許也會令他這個喜歡里爾克的人高興吧。又綠原先生在前言之尾提及借助了幾位專家的英譯，其中提到了羅伯特·布萊，這位詩人在美國一直被拒於詩之正統之外，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本里爾克選集聲譽也不大好，與其他譯家相較頗有不夠嚴謹之處。另一位邁克爾·漢伯格先生也僅只譯過一本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里氏未編稿之翻譯。二位都談不上是專家。想來綠原先生得書不易很難怪。

1. 早期詩作

這便是里氏後來一提起便想銷毀的部份。因為淺白易懂，綠原先生譯得最好，而且頗有餘裕整理一點韻腳出來。自里氏的這些幼作中，雖有時也能略窺他成熟後所顯的特性，但那樣的地方不多。

2. 圖像集

讀到這一集時一開始便覺得有點怪怪的了。第一首詩的標題Eingang原意不錯本來就是入口的意思，頗有幾位英譯者譯作Prelude意即前奏或者序曲，當然較好，因為一本詩集不同一間電影院一間房屋，電影院、球場才有入口。這第一首詩另一個小錯是一個Wort，是單數，意即一個字，不是幾個字，不能譯作一句話。從前責備讀書人常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在這裏我們應該自

問：讀外國書所學何事？曰性das Geschlecht、曰數das Zahlwort、曰時態die Zeitform等等而已。

比如在七十一頁的一首〈瘋狂〉，原詩的第一行是極簡單的現在式“我是……我是”(ich bin……ich bin……)譯者不知為何改作“我要當……我要當……”而成為未來式了。

這是綠原先生隨意改變原詩的“數”、“時態”的地方，然而綠原先生也有極尊重原作，不改一個字，甚至不置換句式，不重新安排文字使其成為中文的時候。如：

七十三頁的〈鍾情人〉此詩題便有點不妥。原題是Die Liebende，是戀愛中的人，鍾情的人，沒錯，但原題是女性，即女的戀愛者，綠原先生把“性”去掉了，變成了一個中性人。而且第一、二句：

是的，我懷念你。我甚至從自己手中
滑脫出來以隱沒自身，

凡讀中文的人有誰能讀懂這兩句？然而這是綠原先生一字未變的“忠實”的“翻譯”。其實這兩句要想讀者讀得懂應該化作：

是的，我渴念你。我失卻控制
滑脫乃至失落自己，

圖像集有“入口”，有門有路，不算是里氏難懂的作品，綠原先生所譯大致還能教人懂，只是有時一二字不當，有時中文教人讀了發噱而已。如第八十頁的第一行：

黑暗留在房間如財富，
這樣一句半通不通地，其實多數譯者都譯作：
黑暗充盈於室內，

何等的簡單明瞭。又第八一頁，有幾句更教人發笑。

原詩題：Zum Einschlafen Zu Sagen綠原先生完全忠實地譯作“向入睡者說”，全未思及如作“催眠”豈不又是簡明易解？請看這首譯詩的部份：

我想坐在一個人身旁
把他唱得迷迷瞪瞪。(!!)
我想把你搖著當嬰孩來唱
還陪你從睡眠中走出走進。

我想一個人來守屋，
並知道：夜是涼的。
還想聽進來又聽出去
在你身中，在世界上，在林子裏。——
時鐘敲著把自己呼喚，(Uhren原字是複數

，綠原先生又忽略了。)。
可以看見時間擱了淺。
……

且看看最少比較不滑稽的佑子自己的譯文：

我願唱著催人入眠，
守候著坐在這人身邊。
我願輕唱著搖你入睡
睡去醒來我都在你眼前。
我願是屋內唯一的人
知道：昨夜很冷。
且願諦聽我心內，心外
聽你，聽世界以及叢林，
眾鐘鳴響並各各呼應，
人便一直看見時間的底。
……

如果說綠原先生的譯文不夠“化”也不對，在一〇八頁倒數第六行處，原文是：Du bist bereit und reifst，意即你已預備停當且已成熟。綠原先生突兀地加上“正準備臨盆”，真是有點荒唐了。“化”得過份了。

至於他譯的〈勒達〉(Leda)一詩(見第三五四頁)更是譯得下流。看第六行吧：“而那女人張開了兩腿”，原詩僅言那女子展開來不作抵抗而已。佑子絕非道學之流，只是有點為里爾克難過而已。

至於另外教人好笑的地方是綠原先生的中文，比如他不直接地說：“你為什麼引誘她？”而要說成：“你為什麼將她引誘？”(頁七十六)；不說：“我需要禁口或節食”，而寫成怪怪的：“我現在需要把口禁”！

3. 定時祈禱文

在談論綠原先生所譯的這部著作之前有幾個地方必須先說說清楚。

1. 綠原先生在前言中也提到過，里爾克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卻是一個有神論者。由於此在他提到神的時候，幾乎同我們國人提到“天”一樣，是不宜於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上帝”來翻譯的。

2. 原書分三部份，每首詩都無詩題。第一部有六十七首詩，第二部及第三部各卅四首，一般的提法如II12，即指第一部的第十二首詩，III8即第三部份第八首詩。綠原先生全不理這些，他在全書的一百卅五首詩中選譯了五十五首，自己編號自1至55，使查對原文時發生不必要的煩難。這

不好。

綠原先生所譯的這部書看了令人失笑的地方也不少。如第一七四頁，綠原先生編號為十四亦即原書I23的那首，第一句：一個年輕兄弟的聲音：大概略讀一點外文的人都知道，外國有兄弟一字，有姊妹一字，但哥哥，弟弟，姊姊，妹妹這樣的字他們沒有，在要說到弟弟的時候他們便說“年輕的兄弟”，當我們中國人看到“年輕的兄弟”而不譯成“弟弟”，這同另一個名笑話把milkway譯作牛奶路，豈不是同樣可笑？

不但這樣的的笑話，綠原先生的文句有時也教人懷疑他是一位剛學中文三、五年的外國人，而不是一位資深的中國詩人。且看他譯的這首短詩，第一八一頁，綠原先生編號19，原詩編號I36。

你將做什麼，上帝，如果我死了？
我是你的水罐(如果我碎了？)
我是你的飲水(如果我污了？)
是你的衣裳和你的行當，
你隨我而喪失你的思想。

我後面你沒有別的房屋，裏面會
有話語，親近而溫暖，向你道賀。
從你疲乏的雙腳落下了
線絨涼鞋，那就是我。
你的大氅鬆開了你。
你的目光，我用我的臉頰
像用一只枕頭暖和地領受著，
它將望過來，將久久地把我尋覓——
並在太陽落坡時分
把陌生的石頭放在懷裏。

你將做什麼，上帝？我恐懼不已。
識德文讀者可參照下面之原文：

Was wirst du tun, Gott, wenn ich sterbe?
Ich bin dein Krug(wenn ich zerscherbe?)
Ich bin dein Trank(wenn ich verderbe?)
Bin dein Gewand und dein Gewerbe,
mit mir verlierst du deinen Sinn.

Nach mir bast du kein Haus, darin
dich Worte, nah und warm, begrissen,
Es fällt von deinen müden Füßen
die Samtsandale, die ich bin.

Dein grosser mantel lässt dich los.
Dein Blick, den ich mit meiner Wange
warm, wie mit einem Pfühl, empfangen,
wird kommen, wird mich suchen, lange—

und legt beim Sonnenuntergange
sich fremden Steinen in den Schoss.

Was wirst du tun, Gott? Ich bin bange.

讀了原文之後我們可以整理出一篇不好，但是比較像中文的中文版出來：

神呵，要是我死了你怎麼辦？
我是你的水壺（要是我破了呢？）
我是你的飲料（要是我污染了呢？）
我是你的外衣，你的行業
沒有我，你也沒有了意義。

失去我你將無家可歸，無
溫暖而親切的歡迎。
我是你的拖鞋
將自你疲乏的雙腳脫下。

你的大衣亦將滑落。
那投注在我溫暖的頰上
一似伏在溫軟的枕上的你的顧盼，
將無休地而又枉然地尋索我—
一似落暉消褪於
異域冷岩的膝上。

你怎麼辦呢？神呵？我著急哩。

綠原先生的譯文本不能算錯，只是：一、第二段不大像中文。最後一句把石頭放在懷裏當是誰也不懂的。其實全書中教人讀得莫明其妙的地方太多。我無法知道真正的原因。忽然想到民初的大文豪魯迅，不盡其功力寫小說，除了專愛寫雜文罵人而外，有時也從事於翻譯，魯迅先生粗通日文，其他外文要說是用來翻譯恐怕都不大夠。然而他要翻，翻來翻去發明了一種新的翻譯方法，叫做死譯硬譯。將外文排開來，將相對的中文也不改順序地排開來，尤其是日本文，有很多字可以完全照搬。結果是魯迅先生自己也說是要硬了頭皮來讀才行。梁實秋先生則說讀這種譯文要像找地圖一樣，用手指點著沿了線去找意義，當然有時找得到有時找不到。翻譯者自豪於通外文，盡了文化交流的神聖職責，讀的人讀得一頭霧水，滿腹媽媽。

祈禱書仍非里氏作品之精奧者，然而讀譯文仍然感到譯者應在文句方面多用點功夫，使其更像中文。拿一九六頁的第廿九首（原書II7）那首名詩來看看吧：

熄掉我的眼睛：我能看見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能聽見你，
沒有腳我能走向你，
沒有嘴我還能對你起誓。

△ 折斷我的手臂，我抓住你

△ 用我的心如一只手
捂住我的心，我的腦子會跳動，

* 你給我的腦子裏扔進一把火，
於是我將在我的血液中背著你。

看看綠原先生的文字吧，△的兩句是外國句式，而且“抓住”非常粗俗，*句“扔進一把火”，也俗，其實這首“戀神”的詩是一首非常好的情詩，何不溫柔一點呢？記住此詩原文眼Augen，耳Ohren，腳Fusse，手臂Arme等都是複數。且看另一種譯法吧：

熄滅我的雙眼，我仍能看見你
堵閉兩耳，我仍能聽見你
無腳，我仍能走向你
無嘴，我仍能祈求你
卸去我的雙臂
我將以心來擁抱你
停止我的心臟，我使用腦來跳動
要是你在我腦內縱火
我的血必仍承載你

看吧第二二八頁的第一句便是又一個顯然的錯：

看哪：她的肉體是一個未婚夫

這算什麼話，我也懶得去查對了，且移向下一部份即第六及第七的新詩集部，佑子跳過馬利亞的生平及輓歌兩個作品是因為從來不喜歡這類宗教背景的玩意。然而新詩集是里氏詩藝的高峰，有些曲折處，既不易懂，也不易譯，可能是其作品中挑戰性最強者。

6.7.新詩集及新詩集續編

綠原先生不知是依據何標準自這兩本詩集中選譯的。第一部的七十三首詩他選譯了四十二首；第二部的九十九首他選了四十九首。可說原作的大半都譯了，然而錯得也多，有些小地方且不在此提及了。現在只把錯得面目全非，無法閱讀的選兩三首出來給讀者賞玩一下，就算這樣作也要花費不少筆墨哩！

首先請看綠原先生所譯的名詩〈瞪羚〉：

著迷了；兩個選詞一齊發音（誰著迷了？
誰能同時發兩個音？）

怎樣才能押上韻，

在你身上叫來叫去，如同一個象徵。（？）
從你額頭升起了樹葉和七弦琴，

而你的全部作為譬喻貫穿
情歌，它們的歌詞柔軟
如玫瑰花瓣，放在不再吟誦
的那位的眼睛上，他把它們閉攏，
（它們是誰？）

好看見你：並一齊帶走，宛若（帶去那裏？）
每一跑步裝載著幾跳，
卻也並不彈射而去，只要頸脖

把頭抬起來傾聽：恰如
林中浴者中斷了洗澡，
轉過來的臉上聽出林中湖。（這是什麼話？）

任何一位以中文創作的詩人，如果創作出這樣的詩來，讀者大眾可能要非常激動地問候他的令堂大人了。然而這是一首奧國詩人詩藝已達巔峰的作品，經一位中國名詩人轉譯成中文的結果。僅讀中文的大家一定會責備這個奧國詩人浪得虛名，居然寫出這樣顛顛倒倒的玩意出來。然而在我們不知要怪誰的時候，看一看另一位名譯家對此詩所作的英文翻譯吧！這是Walter Arndt於一九八九年所出《里爾克最好的詩》(The Best of Rilke)中的譯文：

Enchanted one: how can one harmonize
Two chosen works so as to reach the rhyme
Which comes and goes in you, as by a sign.
From out your forehead leaf and lyre arise,

All yours in metaphor already goes
Through songs of love whose phrase, soft as rose
Petals, descend upon the eyes of those
Who read no more because their eyelids close

That they may see you: carried forth as if
Each slim leg were a barrel charged with bounding,
Just kept from discharge while the neck is still

With hearkening: as when a batter, rounding
Upon a woodland noise, stops in surprise,
The forest pool still in her backturned eyes.

Arndt一九三六年在牛津唸書時便著迷於里爾克，選譯過里氏作品。他又精俄文在大學中教授俄文，德文譯過浮士德，俄文譯過普錫金。他的譯作以嚴謹著稱。曾有長文評論各家所翻譯里氏名詩〈豹〉（綠原先生也譯有該詩，雖無大錯但了

無詩意，而且擅自把Stabe譯作“柵木”，見綠原氏譯本第三〇〇頁，我不知道有那個動物園敢用“柵木”來關豹。總之其他的中譯佑子也讀過幾篇都譯作鐵枝，本來Stabe是枝條的意思，既指鐵枝也指木條，但作為豹籠，動物園中的豹籠，豈可用柵木？當然這不能算是大錯，但讀得教人不禁要問，怎麼譯者連這點傻瓜也會有的普通常識他就沒有呢？），所評皆能折服各譯家。Arndt自己之譯文真夠嚴謹，絕不擅自增減一字。由於國內懂英文者大大超過懂德文者，佑子在這裏不擬再引用德文。僅就Arndt之英譯以中文作一“講解”，不能算翻譯。連原文德文也不想再引了。

迷人的傢伙：怎麼選取兩個字
便押韻且和諧而象徵
你來去自如的身影？
自你的前額枝葉及弦琴爬升。

你全然的存在便是一首柔和的
抒情歌，歌詞流動
有若飄落的玫瑰花瓣
落在那人的眼瞼上，他剛闔上眼

以便看你：彷彿就在眼前
每支瘦腿都像槍膛樣裝填了跳躍
只是尚未擊發。而當頸子固定不動時

她聆聽，彷彿林中的浴女
因響動而停止了沐浴
湖水正映照在她迴轉的眸中。

第四行中，綠原先生逕自譯作七弦琴，考Leier乃一古樂器，有人以為是今日豎琴的前身，然而Leier自三弦至十八弦不等，未可貿然以“七弦琴”譯之。中國樂器倒是有七弦琴者，為置於案上而非捧於懷中彈奏者，而且與羊角形狀相去太遠。所以將Leier逕自譯作七弦琴者，是又創造了另一個混亂也。

看了佑子的“解釋”而非翻譯，讀者應能瞭解綠原先生不足之處在那裏，隔靴之搔難以止癢也。

另一首綠原先生完全沒有讀懂，甚至讀錯了也硬譯死譯出來的詩便是〈黑貓〉，請先讀綠原先生的譯文（三八〇頁）：

一個鬼魅更像你的目光
匡啷一響撞上去的一個部位；

但是在這塊黑色的毛皮上
你最堅定的凝望亦將消退：

恰如一個憤激者暴跳
如雷忽如急轉直下，
狂怒竟因一顆細胞
的氣餒而衰竭而蒸發。

人人的目光一旦遇見它，
它似乎就將它們扣住，
以便倦怠中帶著險惡
使人毛髮悚然隨即睡去。
但突然它像被驚醒一般
轉過臉來沖著你的臉：
於是你不意間重新在它的
圓眼珠的黃色琥珀中
遇見自己的目光：被關在裏面
宛如一只絕種的昆蟲。

本詩之第一、二節錯得太厲害，得將原文抄出來
以便識德文的人讀讀，看綠原先生之譯文荒唐到
何種地步：

Schwarze Katze

Ein Gespenst ist noch wie eine stelle,
dran dein Blick mit einem Klange stoßt;
aber da an diesen schwarzen Felle
Wird dein stärkstes Schauen aufgelöst:

wie ein Tobender, wenn er in vollster
Raserei ins Schwarze stampft
Jählings am benehmenden Gepalster
einer Zelle aufhört und verdampft.

.....

第三節較長錯得還算小，原文在此不錄了。前文
中曾述及綠原先生對於“數”、“性”、“時式”
不夠敏感。在這首詩的前兩節中，主詞受詞以
及名詞都錯得一塌糊塗。里氏的韻文詩佑子永不
敢說是翻譯，僅只將其意義無誤地分行寫出來，
讀者除卻無法欣賞到這詩的悅耳性之外，對其書
寫的方式，想像的玄妙仍應有所領會。

就算鬼魂身上也會有某處地方，
當你投以顧盼時就發生回響；
但你極強力的凝視，一碰上
這黑色的毛皮就會悄然地消亡。

就像一個瘋人怒發如狂時
一頭衝入黑暗

突然撞上囚房的牆墊
便力竭而洩氣地跌回

一切投注於她的目光
看來她都收存在皮毛之下
且對它們不屑、陰沉且帶有恨意
即使當她入睡時亦不放過
突然之間她回頭向你
直視，彷彿她正自沉睡醒來
在她琥珀色的雙眸中
你重見了你當初的凝視，
奇異地嵌於其中
如史前期的昆蟲。

以目光叩擊鬼魂都發出迴響，以目光凝注那黑色的
皮毛卻一點回應也沒有，表示這深黑的皮毛比
無形的鬼魂更輕靈、神秘，這是標準的里氏描寫
法。綠原先生沒有讀懂這一節乃至譯得連鬼魅也
讀不懂了。第二節更是譯得不知所云，Zelle一詞
既是細胞也是關犯人或瘋人的牢房，綠原先生居
然攪出個細胞來。

以這樣的德文程度，這樣拙劣的中文文筆，綠
原先生全譯的里氏兩部傳世名作，十篇悲歌及五
十餘首十四行詩佑子真的是沒有勇氣讀下去了。
因為隨處都充滿了這樣無解的中文，綠原先生讀
不懂原文，或者讀錯了原文便寫出了這樣的渾話
（見第五二五頁第一個Strophe）：

有時像大師一樣，匆忙
靠近的樹葉勾勒出真正
的線條：於是鏡子時常將女郎
神聖無匹的微笑納入自身，

綠原先生只知道Meister是大師，而不知是印拷貝
的“原本”。首兩句的意思是：有時緊鄰的一頁
，印下原本的真蹟（這種現象在印刷油墨太重時
常有發生）。

另有一篇名詩〈重力〉(Schwerkraft)，簡簡單
單的一個字綠原先生卻故弄玄虛地譯成“萬有引
力”，結果弄得全篇也是不知所云。萬有引力是
不錯的，但地球的引力便得譯作“重力”，德文
不也是由“重”Schwer，及“力”Kraft兩字組成
的麼？那末詩中的所謂“中心”自然要譯作“重
心”了。請讀六〇七頁綠原先生的譯文吧！那樣
的臭文章抄起來教人噁心。（寫到此處佑子對綠
原先生是一點敬意也沒有了。）佑子自大二開始
讀里爾克，四十餘年來中譯英譯也讀過不少，尚

尋找詩魂

◎張索時

未見過這樣的劣筆，在這方面綠原先生算是第一了。而且一想到國內無數對詩有興趣，寫詩的以及讀詩的青年，如果拿了這樣厚厚的一本世界名詩人，由國內的名詩人譯出來的範本，來學習詩，來寫出半通不通的中文，以為詩就是要像這樣狗屁不通才算好，才能出名，那才真教害死人而罪惡重大了。或許也就是由於這樣的劣譯充斥吧，看看國內年青人的半洋不白的文句，不就是這些名譯教化出來的麼？還是抄佑子自譯的吧：

重 力

重心，你怎能自萬物中
突顯自己，即使在飛禽中
也能超越自己，重心，你真偉大
站著的那人，彷彿渴極狂飲
重力沖入他。

但是卻從睡眠者身上落下，
一似落自休憩的雲，
重力的沛然之雨。

寫到此處，佑子的結論是綠原先生根本就不通德文，或者什麼外文都不通，乃至於“譯”出不通的中文出來。一個人嚐了一口餽食本應一口吐之，像佑子這樣居然還一篇篇地對照原文閱讀了幾日，也算對得起發揚文化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了。聽說在大陸印一本書，印刷裝訂等是一半的費用，另一半的費用是買一個書號，這書號不是個變相的稅收麼？攪得出不起書號費的作家、詩人便只好出版黑市的、地下發行物了。

綠原先生名詩人，寫寫詩算了。共產黨雖不乏橫蠻的聲譽，但尚未聞把槍比在頭上要一個不通外文的人去翻譯，尤其是翻譯與無產階級沒什麼關連的里爾克。現在雖得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這麼厚一本鬼也讀不懂的玩意，而且聒不知恥地稱作名詩名譯，浪費的是誰的錢呢？

詩的產生不是先找到什麼是詩才創造詩的。這恰如人一樣，本來既是人就得有靈魂，可是由於形式的類同，混入許多喪失靈魂的來由，詩亦因其無詩魂而淪為非詩，但陳舊的詩觀使之仍被視為詩。

舉世公認的最早一部散文詩集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名著《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而散文詩先行者卻不是波特萊爾。該書序言寫道：“……我要作一個小小的招供，就是至少讀了柏唐(Aloysius Bertrand, 1807-1841)的名著《晚上的加斯寶》(Gaspard De La Nuit)廿遍之後，我便有了創作同類作品的主意……。”從此散文攻入韻文的詩天下。“韻文約分三種，即：1.嚴格的韻文(Verse)；2.自由韻文(Free Verse)；3.無韻韻文(Blank Verse)。前兩類皆易了解，唯第三種需略作說明。無韻韻文一般指彌爾頓〈失樂園〉的文體。彌氏在該作品之前言中自稱為‘英式史詩無韻韻文’(English Heroic Verse, Without Rime……)。”

由韻文獨佔詩國變到韻文、散文合有天下的詩的形式演變史，加深詩的自我認識。詩的形式變化帶來內容變化。受薩特等人推崇的法國詩人龐奇的〈論水〉，日本詩人荻原朔太郎〈不死的章魚〉、谷川俊太郎〈灰色的個人觀點〉之類作品，不再被稱為哲學論文或科學小品而是詩了。詩的形式與內容的韻散合流，打通詩與散文之間的屏障。

在哲學論文可算得詩，格律嚴謹的韻文反算不得詩的時代，詩的定義何在？詩的形式演變史證明凡是有詩魂的東西就是詩。哪怕是一片沙漠，一條小溪，乃至一幅畫，一方手帕，一間屋，只要有了詩魂，也應視之為詩。

詩魂是什麼？詩魂是最小面積凝聚最大面積的美。美是什麼？美在思想。沒有不具思想的感情，也沒有不帶感情的思想。一片風景等於一種心境，心境——思想的變相。然而，有的東西是美的卻不是詩的，為什麼？思想密度高低有別。美文而思想密度不夠便脫不出散文狀態上昇為詩。思想密度的量變決定形式的質變：低密度的散文再美也稱不上詩。

美和詩的關係既然如此。那麼，美走哪條神秘的路而成其為詩？曲傳。“百川東匯海，何時復西歸？少

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一類優秀的說教詩至今依然魅力四射，而宋真宗的勸學篇，儘管以“書中自有黃金屋”為餌使盡手段，仍難逃有韻散文之譏，區分全在曲傳。李紳〈憫農二首〉之所以傳誦千古，而議論透徹全面的為民請命的煌煌巨著再好也不能算作詩，奧秘也在曲傳。我不忍說白居易那四句仗義執言的名詩“定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做地衣！”不是詩，可是那實在是一首普通的詩。就算就形式主義詩觀而言，因為詩已還原為散文。同被收輯於《新樂府》的〈賣炭翁〉，表面上也採用拿手的直敘法，只因湧出一輪紅日，頓然照亮全篇，遂收脫穎之功。詩云：“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官使驅將借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假如居於紅日地位的名句“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也作直敘，不用曲傳，〈賣炭翁〉萬難領袖群倫。曲傳提供不可或缺的詩的想像空間，言有盡處便無詩。

其實，詩不避直敘。直敘不同於直敘。“譬如法國十七世紀大思想家巴士卡爾(Pascal)《隨想錄》裏的名句：Le silence éternel de ces espaces infinis m'effraie (這無窮的空間底永恆的靜使我悚

慄！)不獨備受浪漫派詩人推崇，和現代提倡自由詩的大詩人高羅德爾(P. Claudel)看法文詩中最偉大的一首；就是主張古典詩式最力的唯理主義者梵樂希，雖然作了一篇極精深的散文〈永恆的靜辯〉(Variation sur une Pensee: Le silence éternel……)，痛駁這思想無論真正的宗教家或純粹的科學家都不會有，卻也不能不承認它是一首完美的詩。”

③為什麼？梵樂希的解釋是：“‘永恆’和‘無窮’都是‘非思想’底象徵。它們底價值完全是感情的。它們只能影響某種感受性。巴士卡爾在這句話裏用這幾個功能相同的極適於詩(但僅限於詩)的字眼重疊起來：名詞和名詞——‘靜’與‘空間’；形容詞與形容詞——‘永恆’加‘無窮’，造成了一個完整系統底修詞意象：一個宇宙(L' image rhetorique d' un système complet en soi-même: un univers)然後把所有的人性，意識和恐怖推擠在煞尾那突如其來的‘使我悚慄’幾個字上，烘托出一個在夜裏孤立沉思的人感到那無限的不仁的星空底壓迫的恐怖心情……”他的弟子梁宗岱不表贊同，婉轉地批評道：“從形式的結構上解釋這句話底訴動力，也許沒有比這更精到的了。不過我總以為這思想即使在客觀的真理上不能成立，如果對於作者當時的感覺不真切，或者這感覺不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它決不能在讀者心靈裏喚起那麼深沉的思想。”

這句直敘的話之所以被目為詩，或者說，散文變了詩，關鍵在於“發現”和“喚起”。巴士卡爾發現宇宙的一個秘密——“無窮的空間底永恆的靜”，這

秘密喚起“悚慄”。而他的發現是偉大的、準確的、神秘的、含有無邊哲學意蘊的，因此是高密度的美，其所喚起的感情實具點睛之妙——點亮人人心靈的眼睛。同理，《論語》的名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來多士的名言“我們不能在同一條河入浴兩次。”也是詩，而且是好詩。深刻的必定是曲折的，而曲折的不全是深刻。深刻是思想的深刻。直敘的曲折在詩外；曲傳的曲折在詩內，僅就美的尋繹的著眼點而言。夠上詩標準的“直敘”和“曲傳”必須同具超常暗示力。

曲傳與神秘是一對孿生姊妹。在詩的流程上，神秘出微妙。神秘是穿隱身衣的思想。荒誕也是思想。神秘也好，荒誕也好，如果不具思想，那就成了虛誕。剝去隱身衣正是閱讀的樂趣。神秘絕非故弄玄虛。神秘一旦交織於詩章，詩才真正成其為詩。“發現”倘若不與神秘同行，“喚起”倘若不帶神秘的誘惑，那種詩想一定平庸而乏味。神秘因其不可思議性引發探求的興趣而昇華詩的格調。難怪人稱“詩乃文中酒”。法國詩人比爾·黑否地(Pierre Reverdy, 1889-1960)說：

“一首詩就是一途旅程，自己創造自己的終點。”神秘是獨特的詩之旅的非比尋常的收穫。好的詩是，打通神秘，神秘不散。

引自美國《新大陸》詩刊第卅五期、卅六期和卅七期所載詩人秀陶所作〈簡論散文詩〉一文。

引自梁宗岱〈說“逝者如斯夫”〉一文，載於其所著《詩與真·詩與真二集》一書，北京人民

羅厄爾出自一個書香傳家的美國家族，歷來人才輩出。老一輩有詹姆士·羅素(James Russell, 1819-1891)是散文家、劇作家、詩人並外交家。其下出了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蒲斯沃(Percival, 1855-1916)和他妹妹，美國意象派詩人和批評家——艾梅(Amy, 1874-1925)。他們兄妹二人的侄子，就是本文要介紹的居住在新英格蘭首府波士頓的、著名的懺悔派（或譯自白派）詩人羅拔特·羅厄爾(Robert Lowell, 1917-1977)。

羅厄爾的父親學無線電出身，後來參加海軍，1925年美國擴充海軍時，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及人際關係，被晉升為波士頓海軍船塢的副司令。他的駐地離家較遠，加上公務繁忙，不能常常回家，教育兒子的擔子自然就落在其妻肩上了。

羅厄爾的祖父去世很早，祖母則病魔纏身，對子女疏於照顧，所以羅厄爾的父親缺乏天倫之樂。幸好成年後，找到一位能幹的妻子，彌補了少年時代家庭缺乏溫暖的缺憾。他父親退休以後，曾做生意，但不成功。羅厄爾長大後，有時在潛意識中，嫌棄父親不夠精明。然而他父親有軍人的作風，例如羅厄爾認識了一個家庭背景很不錯的女朋友，他們想訂婚，父親不同意，父子爭論不休，兒子盛怒之下竟然把父親一拳擊倒在地。

父親不能幹，母親就成了家庭的支柱。她出身於溫斯路(Winslow)家族，有“五月花號”*的背景。她小時候在德國司徒加讀書的母親，崇拜德國文化，欣賞德國作曲家里赫·瓦格納(1813-

1883)的歌劇。她有著濃厚的“國粹精神”意識。丈夫對妻子十分尊敬，甚至近於崇拜，這就助長了妻子的權威。有時母子在一起，常常論及母親下頷寬大，長得有些像阿歷山大帝而自豪。在母親的諄諄教導下，羅厄爾可以閱讀古典書籍，如古希臘和羅馬歷史等，奠定了羅厄爾日後從文的基礎。可惜，這麼精明能幹的母親卻患有精神病。

幼年時代羅厄爾就知道自己的濃厚家族傳統，和那些令他尊崇的祖先。加上母親的教導，使他在幼稚園的學前教育中就獲得甲級分數。他的智商更超越一般兒童，小學教育是在嚴格的教會學校“聖馬克”裏完成的。他喜歡軍事和歷史，不愛讀英文，常常拼錯詞匯，還有搜集士兵小銅像的嗜好。他從德文中學到一個詞Ersatz，是人工製造的代用品的意思，從這聯想到他居住的波士頓城，就是一個人工製造的城，缺少真實感，而具“匠氣”。因此，他看不上美國的大眾文化，致使功課漸漸落後於其他同學。在家裏則常常和母親討論古典故事，練就了雄辯的口才。

當羅厄爾參加校園報的編輯工作以後，接觸了艾略特、畢加索、喬埃斯和他姑母艾梅的作品，對他的幫助很大。他在校園刊物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聖瑪利亞〉，在詩裏，他把瑪利亞描寫得十分崇高和安靜，這和他自幼崇拜的母親不相同。從這首詩裏已顯露出他日後改變宗教信仰，從基督徒變成天主教徒的端倪。

中學畢業後，考入位於波士頓查理河對岸劍橋市的哈佛大學。

他的堂兄是這座世界聞名學府的校長，也因他母親望子成才，促使他進哈佛之故。但羅厄爾並沒有循規蹈矩，反而滋生了玩世不恭的態度。因為他個子長得很高，性格粗獷，乃得到一個綽號“開爾”(Cal)，是“開里笨”(Caliban)的暱稱。開里笨是莎士比亞〈彭拜〉劇裏的的黑人，醜陋、野蠻而殘忍的奴隸，如以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那是代表著勞動階層了。那時，他很喜歡閱讀彌爾頓的作品，彌爾頓在〈失樂園〉裏把狡猾的魔鬼描寫得比上帝還能幹，使他無形中受到諾斯替思想的影響。就在那時，他認識了艾倫·泰德(Allen Tate)和蘭塞姆(Ransome)，他們都是美國南方的“流亡派”詩人。

在哈佛讀書時，羅厄爾開始研究龐德、路易士和威廉斯等，這些人的作品，深深地打動了他。和美國前衛文藝大師福特的相識，也使他受到影響。在這一階段，羅厄爾並沒有出人頭地，心中不悅，乃發憤研究古典文學，為時兩年之久，以後就退學了。輾轉進入蘭塞姆執教的南方甘延(Kenyon)大學，甘延是美國著名教育家的名字。那時美國南北內戰創傷未癒，後遺症很多，尤其在文化上仍然暗暗對抗，是一種潛意識的鬥爭。

蘭塞姆最初在南方范登堡大學任教，後來轉到甘延。蘭塞姆和塔特創辦了《新評論》(New Criticism)，是以艾略特為標準而建立的一種新資本主義的華爾街經理人格，急於招兵買馬。正好他們都看中了羅厄爾的書香家庭、名人輩出的背景，尤其是羅厄爾反對的固執主義更為可取。另方

面可以把艾略特在英國的學術成就找回來，他們不約而同地選中羅厄爾。嗣後蘭塞姆待羅厄爾如親人，而羅厄爾也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厄爾不贊成美國和蘇聯締結同盟，因為他對國際共產主義極為反感。但對俄國文學則甚為贊許，喜愛閱讀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普魯斯特的作品。他也反對希特勒，他想走的是中間路線。

1943年，羅厄爾應該服兵役，保衛祖國，他以矛盾的心理，寫了一封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拒絕入伍。理由很簡單：反對轟炸日本及德國時，錯殺無辜的平民百姓。如果將軸心國擊敗，剩下中國和蘇聯共產黨，他們會發動世界革命，而將世界染紅，是不可思議的悲劇！美國必須反對共產黨！在戰火炎炎的時代，反戰並拒絕入伍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更何況羅厄爾又是著名的世家後裔，他的舉動立刻引起媒體的重視，廣為宣傳，成為新聞焦點。而羅厄爾被判刑，入獄五個月，這也就播種下他日後更加反對越戰的根由。在獄中仍堅持不懈地對種族歧視、黑人白人分離的現象提出抗議。出獄後，他受母親精神病遺傳而發病。早在1938年，他父母訪問歐洲時，曾找瑞士心理治療家榮格治他母親的精神病，他母親曾經請教榮格關於他兒子羅厄爾的病情。榮格答覆她說：“如果妳孩子的症狀跟妳說的一樣，他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了。”

羅厄爾的反戰舉動，贏得了有良心的反戰派不需從軍者的支持，但遭到左派哲人霍克(Sidney Hook)攻擊，說他是一個天主教徒，根本不可能成為有良心的反從軍者，認為羅厄爾不過是個歇

斯底里的病人而已。不管怎麼說，羅厄爾成為一個被公眾推崇的自由人物了，加上他的個人主義，這一段歷史是他出盡風頭、趾高氣揚的時代。

羅厄爾結了三次婚，有兩個女兒。他在甘延大學讀書的時候，和福特一同去科羅拉多州大學訪問，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遇見了一個金髮美女簡·絲塔弗爾德(Jean Stafford)，她口若懸河，令羅厄爾傾倒。絲塔弗爾德比羅厄爾大兩歲，來自加州柯維娜小城。她父親是一位未能成功的夢想作家，十分自負。絲塔弗爾德曾在英、德留學兩年，喜歡文學，對奧登和伊塞伍德的作品與事蹟瞭如指掌，侃侃而談。她繼承了父親未遂的志願，寫小說成名很早。和羅厄爾相識後，常常通信。羅厄爾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甘延時，令絲塔弗爾德心儀而結婚。那時羅厄爾是一個柏拉圖主義的崇拜者。結婚後，妻子靠丈夫養家，而且又染上了喝酒的嗜好，對羅厄爾崇尚羅馬風俗反感，覺得約束太多，兩人時常因意見不合而發生口角。

羅厄爾反對清教的傳統，為了使自己的思維和意識形態取得平衡，他毅然接受了宗教儀式更為

豐富的天主教洗禮，那是1940年。絲塔弗爾德比他早幾年入教。在羅厄爾成了反戰英雄的時候，左派以他是天主教徒為攻擊借口，但他妻子絲塔弗爾德的小說卻因丈夫是反戰派代言人而成暢銷書。羅厄爾出獄後，妻子酗酒，每月需生活費一百美元，兩人常有惡言惡語，互爭短長，雙方都不願活在彼此的困擾中而離婚。

他的第二任夫人是小說家和評論家伊麗莎白·哈德雷克。

第三任夫人凱柔琳·布萊伍德，是他在1970年被邀請到英國任教時認識的一位愛爾蘭貴族女人，她對美國低層次的文化，對頹廢派詩人很感興趣，曾寫過評論，將羅厄爾和金斯堡派詩人加以溝通。他們婚們也常常吵架。

(未完·待續)

*十六世紀後半，英國國教內部分化出一個新教派，他們主張徹底改革舊的教會，以簡單純淨為立教之本，取代原有的舊形式和舊的習慣勢力。這個主張觸怒了執政的詹姆士一世(1566-1625)，對這批新教徒百般凌辱與歧視，迫使新教派內一支清教徒，扶老攜幼，一共一百零二人，為了爭取宗教自由，駕駛著一艘“五月花”號帆船，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在風浪中搏鬥了六十六天，終於在美國麻州岩石海港的普里茅斯靠岸。從九月十六日啟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在1995年5月下旬的歐遊中，我們有一段德國萊茵河上遊。我們的遊艇航行到一個河心島旁。它位於急流轉彎拐角處的下游。岸邊的岩石上，有一個曲著身子蹲在河旁高崗上的裸體少女銅雕，看來是真人大小的兩倍。這時導遊對我們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據當地傳說，若干年前，這個島的上游不遠處，由於灣急水湍，常常發生翻船事故。有一次，一個小伙子船伏告別了新婚的妻子，航行到那一段，不幸翻船，葬身魚腹。他的妻子，名叫勞瑞娜的漂亮女子得知後，悲痛欲絕，後來來到這一段河流，投河自盡，追隨新婚丈夫而去。從那以後，船伏每每在航行到這裏時，總是聽到從那無人的拐角後的叢林中，飄來一陣陣哀婉淒涼的樂音，如泣如訴。它是那樣動人，聽到的那些船伏不能不被打動，同時風浪大作，以致分散了對風浪的駕馭，使翻船事故更加頻繁。後來不知道哪位聰明人領悟到勞瑞娜的心情，在河岸的岩石上，雕刻了她的銅像，蹲在河旁，日夜不停地企望著她的新婚郎君。據說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翻船事故。聽到這裏，我趕忙用望遠鏡仔細地端詳著勞瑞娜的銅雕像。只見她俯身蹲在岸邊，向著河水，悲戚戚地 瞧著河底，好像還有兩滴淚水，浮在面頰上。

這個故事也感動了音樂家，包括李斯特，成為靈感的源泉，為此產生了各種不同版本和風格的樂曲。這正是德國版的孟姜女哭長城。令人久久不能平息。在船上我不禁成詩一首。（略）

回到家中以後，和一位德國醫生同事談起我的德國之行，提到

勞瑞娜的故事，認識到它在德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這位醫生還以德國著名詩人海涅1823年（清道光三年）所寫的一首題名為〈勞瑞娜〉的詩見示。我以前曾學過德文，但好久不用，忘記不少。在這位德國朋友的幫助下，我能理解詩的意義。現在轉錄於下：

Ich weiss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
Dass ich so traurig bin.
Ein Märchen aus altem Zeiten,
Das kommt mir nicht aus dem Sinn.

Die Luft ist kulund es dunkelt,
Und ruhig fliesst der Rhein;
Der Gipfel des Bergees Funkeit
Im Abendsonnenschein.

Die Schonste Jungfrau sitzel
Dort oben wunderbar.
Ihr goldnes Geschmeide Blitzet,
Sie kammt ihr goldness Haar.

Sie kammt es mit goldenen
Kamme
Und singt ein Liet dadei;
Das hat eine wundersame,
Gewaltige Melodei.

Den Schiffer im kleinen Schiffe
Ergreift es mit wildem Weh,
Er schaut nicht die Felsenriffle,
Er schaut nur hinauf in die Hoh.

旅遊歸來不久，1995年11月5日，我在北美華人作家協會洛杉磯分會舉辦的以“男性作家的魅力”為題的討論會中，對這首詩及其背景加以引用。我的發言後來發表在1996年4月號的洛杉磯《洛城作家》上。中文譯文如下：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感到無限的憂傷；

一個古老的傳說，老是梗在我的心坎上。

傍晚的空氣清新涼爽，萊茵河的江水微波蕩漾；

落日的餘輝霞光斜射，照得江邊山頭一片亮光。

河邊坐著一位妙齡女郎，散發出青春的光芒；

不像金器手飾，她那一頭金髮也散發著金光。

她一邊梳頭一邊歌唱，訴說著少女的夢想；

歌聲婉轉動人，在河床兩岸引起不斷的迴響。

歌聲飄到江心的船上，船伏小伙子聽得如痴如狂；

他忘記了江中的急流暗礁，只顧朝歌的方向張望。

最後一浪打了過來，吞沒了心不在焉的船郎；

都只怪勞瑞娜的歌，翻船事故一場又一場。

由於親歷勞瑞娜的故鄉，認識了德國這位傳說中的女郎。幾年來，竟然在不同的場合，一再在詩的世界和她邂逅。一次，我讀到了十九世紀美國文豪馬克吐溫的英譯(Mark Twain's Notebook)

，也看到了中國大陸德國文學權威和最多產的德文翻譯家馮至翻譯的〈羅累萊〉（中國婦女出版社：世界名詩鑒賞金庫，1991）

。我也看到了台灣出版的施穎洲所譯的〈羅麗莉〉（皇冠雜誌社：世界名詩選譯，1986）。現在把它們分別轉錄於下：

一、馬克吐溫的英譯：

I cannot divine what it meaneth
This haunting nameless pain:
A tale of the bygone ages
Weeps brooding through my brain.
The faint air cools in the gloaming,
And peaceful flows the Rhine,
The thirsty summits are drinking

The sunset's flooding wine.

The loviest maiden is sitting
High-thrones in yon blue air,
Her golden newels are shining
She combs with a comb that is golden,
And sings a weerd refrain;
that sleeps in a deadly enchantment
The listener's ravished brain.

The doomed in his drifting shallop
Is tranced with the sad sweet tone,
He sees not the yawning breakers,
He sees but the maid alone.
The pittiless billows engul him!
So perish sailor and bark,
And this, with her baleful singing,
Is the Loreley's gruesome work.

二、施穎洲的中譯：

我不知道我怎麼的，心裏這樣的苦悶：

年代久遠的一個傳說，不斷地縈我夢魂。

天氣寒冷，夜幕漸張，萊茵河靜靜流動；

一座山峰燦燦閃光，在那夕陽餘輝中。

一個少女，美麗無比，神秘地坐在峰頂；

她將她的金髮梳理，她首飾金光閃明。

揮舞金梳掠整髮絲，她一面放聲高歌，

歌聲帶著一種魔力，甜綿綿蕩人心波。

小船上舟人聽到了，一心便充滿狂想；

他看不見前面危礁，他儘管凝望著上方。

我明白，波浪終於吞沒那艘小船和舟人；

羅麗莉造成這一切，用她迷人的歌音。

三、馮至的中譯：

不知是甚麼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哀；

一個古代的童話，我總是不能

忘懷。

天色晚，空氣清冷，萊茵河靜靜地流：

落日的光輝照耀著山頭。

那最美麗的少女，坐在上邊，神采煥發，

金黃的首飾閃爍，她梳理金黃的頭髮。

她用金黃的梳子梳，還唱著一隻歌；

這歌曲的聲調，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裏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裏的暗礁，卻只是仰望高處。

我知道，最後波浪，吞沒了船夫和小船；

羅麗萊用她的歌唱，造下了這場災難。

在文學形式中，相對於小說，戲劇和散文等形式而言，詩（包括詩歌和詩詞），對文字的使用具有最高的要求和發揮。可以說，其中所使用和安排的字，必需是“字字珠璣”、“字字擲地作金石聲”、“一字千金”才能成為好詩。翻開歷代精選的唐詩和宋詞，它們對字的使用，可以說都達到了這種境界，才能成為千古傳誦的佳作絕句。因此，要寫詩，就必需掌握極高的文字技巧，使詩中所使用的字既能充份傳達作者想要傳達的複雜感情和信息，又要能符合詩對音韻和節奏的要求。

我歷來對詩頗有興趣。既喜歡讀，也喜歡寫，雖然寫得不好。我對外文中的詩，如果對那種外文的掌握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也是有興趣的。在這種思想背景上，我對同一首詩，在不同的文字中，怎樣互相翻譯，也頗為注

意。上面引述的這首德國海涅的名詩，有英文文字大師馬克吐溫的英譯，以及三種不同的中文譯作。把這些詩的寫作和翻譯作一比較，可以使我們對怎樣進行外文詩的翻譯，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概念。

詩的翻譯，要傳達原作者所表達的思想和概念，更要表達原作者的感情和體現在其中的音樂性。能夠作到後一點的那個“更要”，譯作才能成為忠實於原詩的“詩”。否則成為對原詩的中文講解，讀起來可能索然寡味，那就是“詩”譯的失敗。

詩的音樂性首先體現在音韻上。我們從海涅的原作和馬克吐溫的英譯詩文末行諸多字的發音對比，可以清楚看出，其音韻的運用充滿音樂性。我們在中譯時，也應當盡量發揮這個特點。可以說，這三首中譯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音樂性的概念中，還應該包括節奏感和流暢性。我們對德文和英文的理解和掌握，使我們很難對詩中的這兩個要素作出評斷，但對中文譯作能否做到這一點，讀者是可以有評斷的。本人不才，但對於音韻的運用，盡量打破外文原詩所固有的文字隔閡，在自己的文字中，尋求對音韻，節奏感和流暢性的最大發揮。這並不僅僅是對文字的掌握和運用的問題。我認為，它也與自己在親臨其境時對詩文中所描述的故事所受到的感染和感動有關，因為詩韻和詩意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這樣做時，能否做到對原詩中詩意的表達，保持基本的忠實性呢？願以此向專家和讀者請教。



●新大陸詩刊舉辦的《新大陸世紀詩獎》經已於三月底截稿，現正進行初選工作，預計複選完成後，將於八月號公佈獲獎名單，並於該刊十週年紀念十月號出版特輯。

●《一行》詩刊主編、詩人嚴力三月底從紐約至洛杉磯訪友，逗留期間曾與新大陸詩友見面談詩。

●本刊顧問、詩人黃伯飛詩集《抒情短詩精選》，經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採英漢對照形式，選收黃教授創作並自譯的精美抒情短詩110餘首，美國售價\$8，請與新大陸詩刊洽購。

●本刊顧問、著名現代散文詩人秀陶的散文詩集《死與美》，經由新大陸詩刊於四月出版。秀陶先生早年在台曾參與詩人紀弦組成的現代派，創作散文詩多年，第一次將作品結集。詩人詩風冷凝卻親切、變幻而合乎常理，於不動聲色中突顯奇趣。該書限量發行，作者手製精裝本形式，除散文詩作外，收長文《論散文詩》，對散文詩有獨到精闢的見解，並論及中外名家作品。

●本刊同仁、詩人遠方新作散文集《女兒入籍》已於今年三月由新大陸詩刊出版。售價\$12。

●本刊同仁郭揮先生散文集《天上人間》亦於今年四月由新大陸詩刊出版。售價\$8。

●詩人張耳詩集《沒人看見你看見的景致》，經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詩人伊沙主編的《零點地鐵詩叢》。

●由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主辦，詩人河浪主編的《珍珠港》第十期出版。

●中國棗莊市青年詩歌協會主辦、詩人向雋主編的《話語》詩報總第8期出版，內容豐富，並推動“青春創作的藝術沙龍”等活動。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 陶 | 已出版 | \$25.00 |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